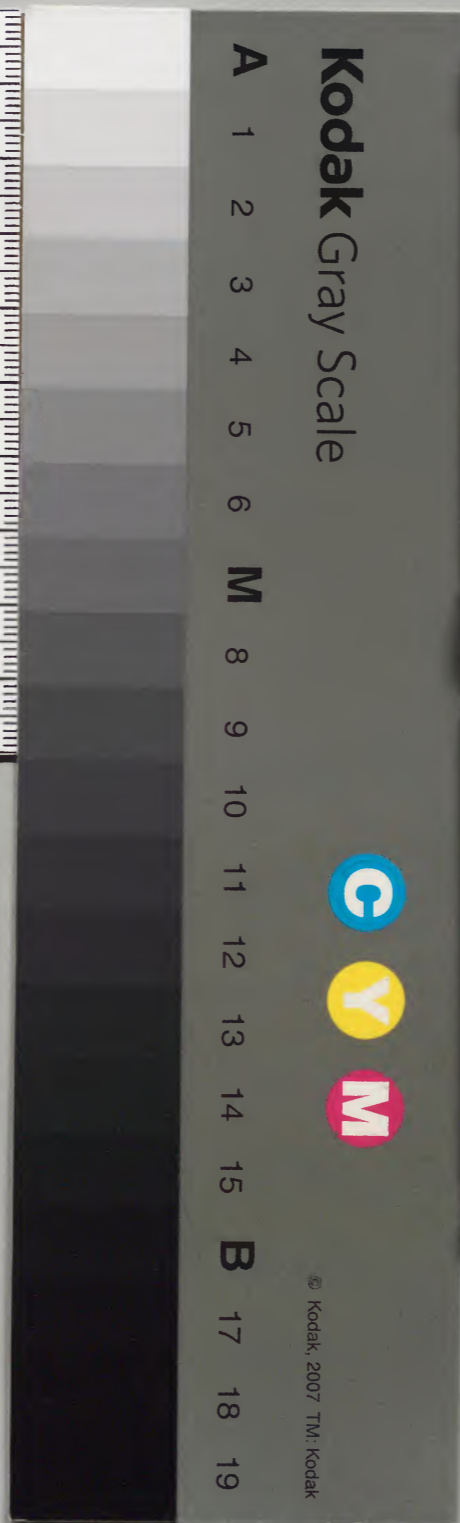


晉書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四〇	二一三〇	漢書

内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四〇	二一三〇	漢書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76)
函號	282 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列傳第十三

王暹字叔元，京兆長安人也。父祖魏司空涇沈雅，有器量，屢受爵。暹少岐嶷，有異操。及長，沈雅誅隋，暹起為懷令。文帝安東軍，加參軍。暹言：「今州一吏，請年荒，城饑，開倉賑贍，百姓賴之。奉教，財賦。」

暹字叔元，京兆長安人也。父祖魏司空涇沈雅，有器量，屢受爵。暹少岐嶷，有異操。及長，沈雅誅隋，暹起為懷令。文帝安東軍，加參軍。暹言：「今州一吏，請年荒，城饑，開倉賑贍，百姓賴之。奉教，財賦。」

暹字叔元，京兆長安人也。父祖魏司空涇沈雅，有器量，屢受爵。暹少岐嶷，有異操。及長，沈雅誅隋，暹起為懷令。文帝安東軍，加參軍。暹言：「今州一吏，請年荒，城饑，開倉賑贍，百姓賴之。奉教，財賦。」

暹字叔元，京兆長安人也。父祖魏司空涇沈雅，有器量，屢受爵。暹少岐嶷，有異操。及長，沈雅誅隋，暹起為懷令。文帝安東軍，加參軍。暹言：「今州一吏，請年荒，城饑，開倉賑贍，百姓賴之。奉教，財賦。」

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吳人大佃皖城圖為邊害
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別屯焚其積穀
百八十餘萬稍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
地必險必歷必城必取之勢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橫江遣
將軍等五人又遣珍吳獲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吳將俞恭破
之多所斬獲吳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懼而來降吳丞相
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眾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
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孫皓司
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
威名益振吳曰渾始齊江谷建都宮醴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
吳軍案甲不進或曰王濬之

其愧恨有不平之色頻奏濬

罪狀時人譏之帝下詔曰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安東將軍京
陵侯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
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大敵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而縛乞降遂
平定秣陵功勲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為公封子澄為亭侯弟
湛為關內侯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復鎮壽陽渾不尚刑名
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虛懷綏納座無空
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徵拜尚書左僕射加散騎
常侍會朝臣立議齊王攸當之藩渾上書諫曰伏承聖詔憲章古
典進齊王攸為上公崇其禮儀遣攸之國昔周氏建國大封諸姬
以藩帝室永世作憲至於公旦武王之弟左右王事輔濟大業不
使歸藩明至親義著不可遠朝故也是故周公得以聖德光弼幼
主忠誠著於金縢光述文武仁聖之德攸於大晉姬旦之親也宜

贊皇朝與聞政事實爲陛下腹心不貳之臣且攸爲人修繫義信
加以懿親志存忠貞今陛下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
幹方之實去離天朝不預王政傷母弟至親之體虧友于款篤之
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若以攸望重於
事宜出者今以汝南王亮代攸亮宣皇帝子文皇帝弟仙駿各處
方任有內外之資論以後慮亦不爲輕攸今之國適足長異同之
論以損仁慈之美耳而令天下窺陛下有不崇親親之情臣竊爲
陛下不取也若以妃后外親任以朝政則有王氏傾漢之權呂產
專朝之禍若以同姓至親則有吳楚七國逆亂之殃歷觀古今苟
事輕重所在無不爲害也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者也
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者亦
何能自保乎人懷危懼非爲安之理此最有國有家者之深忌也
愚以爲太子太保缺宜畱攸居之與太尉汝南王亮衛將軍楊珧
共爲保傅幹理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進有輔納廣義之益退
無偏重相傾之勢今陛下有篤親親之恩使攸蒙仁覆之惠臣同
國休戚義在盡言心之所見不能默已私慕魯女存國之志敢陳
愚見觸犯天威欲陛下事每盡善冀萬分之助臣而不言誰當言
者帝不納太熙初遷司徒惠帝卽位加侍中又京陵置士官如睢
陵比及誅楊駿崇重舊臣乃加渾兵渾以司徒文官主史不持兵
持兵乃吏屬絳衣自以偶因時寵權得持兵非是舊典皆令阜服
論者美其謙而識體楚王瑋將害汝南王亮等也公孫宏說瑋曰
昔宣帝廢曹爽引太尉蔣濟參乘以增威重大王今舉非常事宜
得宿望鎮厭衆心司徒王渾宿有威名爲三軍所信服可請同乘
使物情可憑也瑋從之渾辭疾歸第以家兵千餘人閉門距瑋瑋

不敢逼俄而瑋以矯詔伏誅渾乃率兵赴宮帝嘗訪渾元會問郡國計吏方俗之宜渾奏曰陛下欽明聖哲光于遠近明詔沖虛詢及芻蕘斯乃周文疇咨之求仲尼不恥下問也舊三朝元會前計吏詣軒下侍中讀詔計吏跪受臣以詔文相承已久無他新聲非陛下留心方國之意也可令中書指宣明詔問方土異同賢才秀異風俗好尚農桑本務刑獄得無冤濫守長得無侵虐其勤心政化興利除害者授以紙筆盡意陳聞以明聖指垂心四遠不復因循常辭且察其答對文義以觀計吏人才之實又先帝時正會後東堂見征鎮長史司馬諸王國卿諸州別駕今若不能別見可前詣軒下使侍中宣問以審察方國於事爲便帝然之又詔渾錄尚書事渾所歷之職前後著稱及居右輔聲望日減元康七年薨時年七十五諡曰元長子尚早亡次子濟嗣

濟字武子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秀茂伎藝過人有名當世與姊夫和嶠及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年二十起家拜中書郎以母憂去官起爲驍騎將軍累遷侍中與侍中孔恂王恂楊濟同列爲一時秀彥武帝常會公卿藩牧於式乾殿顧濟恂而謂諸公曰朕左右可謂恂恂濟濟矣每侍見未嘗不諮論人物及萬機得失濟善於清言修飾辭令諷議將順朝臣莫能尚焉帝益親貴之仕進雖速論者不以主壻之故咸謂才能致之然外雖弘雅而內多忌刻好以言傷物儕類以此少之以其父之故每排王濬時譏焉齊王攸當之藩濟既諫請又累使公主與甄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泣請帝留攸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以忤旨左遷國子祭酒常侍如故數年入爲侍中

時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性峻厲明法繩之素與從兄佑不平佑黨頗謂濟不能顧其父由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而王佑始見委任而濟遂被斥外於是乃移第北芒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王愷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其蹄角濟請以錢千萬與牛對射而賭之愷亦自恃其能令濟先射一發破的因據胡床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而至一割便去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濟候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帝嘗幸其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蒸脍甚美帝問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畢而去濟善解馬性嘗乘一馬著連軋郭泥前有木終不肯渡濟云此必是惜郭泥使人解去便渡故杜預謂濟有馬癖帝嘗謂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爵之何如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因召濟切讓之既而曰知愧不濟答曰尺布斗粟之謔常爲陛下恥之他人能令親疎臣不能使親親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帝嘗與濟奕碁而孫皓在側謂皓曰何以好剝人面皮皓曰見無禮於君者則剝之濟時伸脚局下而皓譏焉尋使白衣領太僕年四十六先渾卒追贈驃騎將軍及其將葬時賢無不畢至孫楚雅敬濟而後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床曰卿常好我作驢鳴我爲卿作之體似聲真賓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而令王濟死乎初濟尚主主兩目失明而如忌尤甚然終無子有庶子二人卓字文宣嗣渾爵拜給事中次聿字茂宣襲公主封敏陽侯濟二弟澄字道深汶字茂深皆辨慧有才藻並歷清顯

王濟

王濬字士治弘農湖人也家世二千石濬博涉墳典美姿貌不修名行不爲鄉曲所稱晚乃變節疎通亮達恢廓有大志嘗起宅開門前路廣丈半丈或謂之何太過濬曰吾欲使客長戟幡旗衆咸笑之濬曰陳騶豕言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州郡辟河東從事守令有不廉潔者皆登風自引而去刺史燕國徐邈有女才淑擇夫未嫁邈乃大會佐吏令女於內觀之女指濬告母邈遂妻之後叅征南軍事羊祜深知待之祜兄子暨白祜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祜可謂能舉善焉除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養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徭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轉廣漢太守垂惠布政百姓賴之濬夜夢懸三刀於臥屋梁上須臾又益一刀濬驚覺意甚惡之主簿李毅再拜賀曰三刀爲州字又益一者明府其臨益州乎及賊張弘殺益州刺史皇甫晏果遷濬爲益州刺史濬設方略悉誅弘等以勲封關內侯懷輯殊俗待以威信蠻夷徼外多來歸降徵拜右衛將軍除大司農車騎將軍羊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畱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鷁首怪獸於船首以懼江神舟棹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枋以呈孫皓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不從尋以謠言拜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語在羊祜傳時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揚賢愚莫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

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夜朽敗又臣年
已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深
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諫又杜預表請帝乃發
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徭役
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太康元年
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楊剋之擒
其丹楊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積要害之處並以鐵鑠橫截之又作
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距船先是羊祜獲吳間牒具知情狀
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被甲持杖令善水者以
筏先行筏遇鐵錐輒著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
以麻油在船前遇鑠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二
月庚申剋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雷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
虞忠于戍剋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剋樂鄉獲水軍督
陸景平西將軍施洪等來降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
益梁諸軍事濬自發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
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昭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
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
膽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曰吳郡孫皓叩頭
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
乖隔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開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
軍衝蓋靈次遠臨江渚舉國震一作驚惶假息刻漏敢緣天朝舍弘光
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于石
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
輿襯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于壘門濬躬解

其縛受璧焚櫬送于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帝遣使
者犒濬軍初詔書使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秣陵受王渾節度
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
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
曰足下既摧其西藩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
炭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沂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
悅表呈預書及濬將至秣陵王渾遣信要令薨過論事濬舉帆直
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王渾久破皓中軍斬張悌等頓兵不敢進
而濬乘勝納降渾恥而且忿乃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罪狀之有
司遂按濬檻車徵帝弗許詔讓濬曰伐國事重宜令有一前詔使
將軍受安東將軍渾節度渾思謀深重案甲以待將軍云何徑前
不從渾命違制昧利甚失大義將軍功勳簡在朕心當率由詔書

崇成王法而於事終恃功

肆意朕將何以令天下濬上書自理曰

臣前被庚戌詔書曰軍人乘勝猛氣益壯便當順流長騫直造秣
陵臣被詔之日即便東下又前被詔書云太尉賈充總統諸方自
鎮東大將軍仙及渾濬彬等皆受充節度無令臣別受渾節度之
文臣自達巴丘所向風靡知孫皓窮蹙勢無所至十四日至牛渚
去秣陵二百里宿設部分為攻取節度前至三山見渾軍一無在北
岍遣書與臣可薨過來共有所議亦不語臣當受節度之意臣水
軍風發乘勢造賊城加宿設部分行有次第無緣得於長流之中
迴船過渾令首尾斷絕須臾之間皓遣使歸命臣即報渾書并寫
皓牋具以示渾使速來當於石頭相待軍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
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備
皓越逸又索蜀兵及鎮南諸軍人名定見臣以為皓已來首都亭

無緣共合空園又兵人定見不可倉卒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
中詔謂臣忽棄明制專擅自由伏讀嚴詔驚怖悚慄不知軀命當
所投厝豈惟老臣獨懷戰灼三軍上下咸盡喪氣臣受國恩任重
事大常恐託付不效孤負聖朝故投身死地轉戰萬里被蒙寬恕
之恩得從臨履之宜是以憑賴威靈幸而能濟皆是陛下神策廟
算臣承指授效鷹犬之用耳有何勲勞而恃功肆意寧敢昧利而
違聖詔臣以十五日至秣陵而詔書以十六日起洛陽其間懸闊
不相赴接則臣之罪責宜蒙察恕假令孫皓猶有螳螂舉斧之勢
而臣輕軍單入有所虧喪罪之可也臣所統八萬餘人乘勝席卷
皓以衆叛親離無復羽翼匹夫獨立不能庇其妻子雀鼠貪生
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其虛實不早縛取自爲小誤臣至
便得更見怨恚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言語噂喑不可聽

聞察春秋之義大夫出疆由有專輒臣雖愚憊以爲事君之道唯
當竭節盡忠奮不顧身量力受任臨事制宜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若其顧護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不自料忘其鄙劣披布丹心輸寫肝腦欲竭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庶必掃除兇逆清一宇宙願令聖世與唐虞比隆陛下
粗察臣之愚款而識其欲自效之誠是以授臣以方牧之任委臣
以征討之事雖燕主之信樂毅漢祖之任蕭何無以加焉受恩深
重死且不報而以頑疎舉錯失宜陛下弘恩財加切讓惶怖怔營
無地自厝願陛下明臣赤心而已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
物濬復表曰被手一本作戊戍詔書下安東將軍所上揚州刺史周浚書
謂臣諸軍得孫皓寶物又謂牙門將李高放火燒皓僞宮輒公文
上尚書具列本末又聞渾案陷上臣臣受性愚忠行事舉動信心

而前期於不負神明而已秣陵之事皆如前所表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於聖世反白爲黑夫佞邪害國自古而然故無極破楚宰嚭滅吳及至石顯傾亂漢朝皆載在典籍爲世所戒昔樂毅伐齊下城七十而卒被讒間脫身出奔樂羊旣反謗書盈篋况臣頑疎能免讒慝之口然所望全其首領者實賴陛下聖哲欽明使浸潤之譖不得行焉然臣孤根獨立朝無黨援久棄遐外人道斷絕而結恨彊宗取怨豪族以累卵之身處雷霆之衝蘭栗之質當豺狼之路其見吞噬豈抗脣齒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則禍在不測故朱雲折檻嬰逆鱗之怒慶忌救之成帝不問望之周堪違忤石顯雖闔朝嗟歎而死不旋踵此臣之所大怖也今渾之支黨姻族內外皆根據磐石並處世位聞遣人在洛中專共交構盜言孔甘疑惑觀聽夫曾參之不殺人亦以明矣然三人傳之其母投杼今臣之信行未若曾參之著而讒構沸騰非徒三夫之對外內扇助爲二五之應夫猛獸當塗麒麟恐懼况臣脆弱敢不悚慄僞吳君臣今皆生在便可驗問以明虛實前僞中郎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皓案行石頭還左右人皆跳刀大呼云要當爲陛下一死戰決之皓意大喜謂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持去皓懼乃圖降首降使適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烧宮皓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周浚以十六日前入皓宮臣時遣紀室吏往觀書籍浚使收縛若有遺寶則浚前得不應移蹤後人欲求苟免也臣前在三山得浚書云皓散寶貨以賜將士府庫略虛而今復言金銀篋笥動有萬計疑臣軍得之言語反覆無復本末臣復與軍司張牧汝南相馮統等共入觀皓宮乃無席可

坐後日又與牧等共視皓舟船渾又先臣一日上其船船上之物皆渾所知見臣之案行皆出其後若有寶貨渾應得之又臣將軍素嚴兵人不得妄離部陣間在秣陵諸軍凡二十萬衆臣軍先至爲土地之主百姓之心皆歸仰臣臣切敕所領秋毫不犯諸有市易皆有伍任證左明從券契有違犯者凡斬十三人皆吳人所知也餘軍縱橫詐稱臣軍而臣軍類皆蜀人幸以此自別耳豈獨浚之將士皆是適齊而臣諸軍悉聚盜跖耶時有八百餘人緣石頭城劫取布帛臣衙門將軍馬潛卽收得二十餘人并疏其督將姓名移以付浚使得自科結而寂無反報疑皆縱遣絕其端緒也又聞吳人言前張悌戰時所殺財有二千人而渾浚露布言以萬計以吳剛子爲主簿而遣剛至洛欲令剛增斬級之數可具問孫皓及其諸臣則知其定審若信如所聞浚等虛詐尚欺陛下豈惜於臣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皓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訪略故其宜耳渾案臣瓶磬小器蒙國厚恩頻繁擢敘遂過其任渾此言最信內省慙懼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旣無孟側策馬之好而令濟濟之朝有讒邪之人虧穆穆之風損皇代之美由臣頑疎使致於此拜表流汗言不識次濟至京都有司奏濟表旣不列前後所被七詔月日又赦後違詔不受渾節度大不敬付廷尉科罪詔曰濟前受詔徑造秣陵後乃下受渾節度詔書稽留所下不至便令與不受詔同責未爲經通濟不卽表上被渾宣詔此可責也濟有征伐之勞不足以一眚掩之有司又奏濟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詔曰勿推拜濟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伍置此營自濟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

比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五百大車增兵五百人爲輔國管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封子彝楊鄉亭侯邑千五百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濟自以功大而爲渾父子及豪強所抑屢爲有司所奏每進見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益州護軍范通濟之外親也謂濟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濟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焉如斯顏老之不伐龔遂之雅對將何以過之簡生所以屈廉頗王渾能無愧乎濟曰吾始懼鄧艾之事畏禍及不得無言末一作不能遺諸胷中是吾福也時人咸以濟功重報輕博士秦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密等並表訟濟之屈帝乃遷濟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王渾請濟濟嚴設借衛然後見之其相猜防如此濟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其有辟引多是蜀人示不遺故舊也後又轉濟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諡曰武葬栢谷山大營塋域塋垣周四十五里而別開一門松柏茂盛子矩嗣矩弟暢散騎郎暢子粹太康十年武帝詔粹尚潁川公主仕至魏郡太守濟有二孫過江不見齒錄安西將軍桓溫鎮江陵表言之曰臣聞崇德賞功爲政之所先興滅繼絕百王之所務故德參時雍則奕世承祀功烈一代則永錫祚胤案故撫軍王濟歷職內外任兼文武料敵制勝明勇獨斷義存社稷之利不顧專輒之罪荷戈長驚席卷萬里僭號之吳面縛象魏今皇澤被於九州玄風洽於區外襄陽之封廢而莫續恩

寵之號墜於近嗣遐邇酸懷臣竊悼之濬今有二孫年出六十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昔漢高定業求樂毅之詞世祖旌賢建葛亮之胤夫效忠異代立功異國尚通天下之善位不泯棄况濬建元勲於當年著嘉慶於身後靈基託根於南垂皇祚中興於江左舊物克彰神器重耀豈不由伊人之功力也哉誠宜加恩少垂矜憫追錄舊勲纂錫茅土則聖朝之恩宣暢於上忠臣之志不墜于地矣卒不見省

唐彬

唐彬字儒宗魯國鄒人也父臺太山太守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少便弓馬好游獵身長八尺走及奔鹿強力兼人晚乃敦悅經史尤明易經隨師受業還家教授恒數百人初爲郡門下掾轉主簿刺史王沈集諸參佐盛論距吳之策以問九郡吏彬與譙郡主簿張惲俱陳吳有可兼之勢沈善其對又使彬難言吳未可伐者而辭理皆屈還遷功曹舉孝廉州辟主簿累遷別駕彬忠肅公亮盡規匡救不顯諫以自彰又奉使詣相府計事于時僚佐皆當世英彥見彬莫不欽悅稱之於文帝薦爲掾屬帝以問其參軍孔顯忌其能良久不答陳騫在坐斂板而稱曰彬之爲人勝騫甚遠帝笑曰但能如卿固未易得何論於勝因辟彬爲鏡曹屬帝問曰卿何以致辟對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迹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帝顧四坐曰名不虛行他日謂孔顯曰近見唐彬卿受蔽賢之責矣初鄧艾之誅也文帝以艾久在隴右素得士心一旦夷滅恐邊情搔動使彬密察之彬還白帝曰鄧艾忌克詭狹矜能負才順從者謂爲見事直言者謂之觸迂雖長史司馬參佐牙門答對失指輒見罵辱處身無禮大失人心又好施行事役數

勞衆力隴右甚患苦之喜聞其禍不肯爲用今諸軍已至足以鎮壓內外願無以爲慮俄除尚書水部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出補鄴令彬道德齊禮暮月化成遷弋陽太守明設禁防百姓安之以母喪去官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朝議用武陵太守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曰宗彬俱不可失然彬多財欲而宗好酒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可足酒者難改遂用彬尋又詔彬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木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吳平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愴慨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投馘勲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朝有疑議每參預焉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旣至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部大莫虜匍何等並遣侍子入貢兼修學校誨誘無倦仁惠廣被遂開拓舊境却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于碣石縣百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由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警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虜彬欲討之恐列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監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彬初受學於東海閻德門徒甚多獨目彬有廊廟才及彬官成

而德已卒乃爲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前將軍領西戎校尉雍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皇甫申叔嚴舒龍姜茂時梁子遠等並志節清妙履行高潔踐境望風虛心饑渴思加延致待以不臣之典幅巾相見論道而已豈以吏職屈染高規郡國備禮發遣以副於邑之望於是四人皆到彬敬而待之元康四年卒官時年六十謚曰襄賜絹二百匹錢二十萬長子嗣官至廣陵太守少子岐征虜司馬

史臣曰孫氏負江山之阻隔恃牛斗之妖氛奄有水鄉抗衡上國二王屬當戎旅受律遙征渾旣獻捷橫江濬亦剋清建鄴于時討吳之役將帥雖多定吳之功此焉爲最向使弘范父之不伐慕陽夏之推功上稟廟堂下憑將士豈非懋懋德善始善終者歟此而不字皮馬是勞或矜功負氣或恃勢驕陵競構南箕成茲貝錦遂乃喧贖宸宸戮亂彝倫旣爲戒於功臣亦致譏于清論豈不惜哉王濟遂驕父之褊心垂爭子之明義儁材雖多亦奚以爲也唐彬畏避交爭屬疾遲留退讓之風賢於渾濬遠矣傳云不拘行檢安得長者之行哉

贊曰二王總戎淮海攸同渾旣善善濬亦矜功武子豪傑夙參朝列逞慾牛心紆情馬埒儒宗知退避名全節

矣濟年四十始爲郡主簿少曾上計於州刺史州府部
與石鑿共宿滄夜起蹴鑿曰今爲何等時而眼邪知大
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又一令歸第卿何處也濟曰何處
路問邪叔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
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蒙欲以邪命
郎中轉驃騎將軍王烈從事中郎久之

而德已卒乃為之立碑元康初拜使持節
州刺史下教曰此州名都士人林藪處士身南
時侯子遠等能志學青妙履行高潔故受
文年以不言之典福中相見論道而已
限是後中心計謀無所不為
贊曰二王縣在並州同軍頭書善氣亦
安其具皆之計也

淋異繼交作風飛雲留影難之風習飲
若王齊繼繼父志蘇心非罕亡之即
後八官醜氣氣輝顯轉命預為其飲也
氏書四十三

列傳第十三

山濤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也父曜宛句令濤早孤居貧少有器量介
然不羣性好莊老每隱身自晦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
林之交一作遊著忘言之契康後坐事臨誅謂子紹曰巨源在汝不孤
矣濤年四十始為郡主簿功曹上計掾舉孝廉州辟部河南從事
與石鑿共宿濤夜起蹴鑿曰今為何等時而眠邪知太傅臥何意
鑿曰宰相三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卿何慮也濤曰咄石生無事馬
蹄間邪投傳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與宣
穆后有中表親是以見景帝帝曰呂望欲仕邪命司隸舉秀才除
郎中轉驃騎將軍王昶從事中郎久之拜趙國相遷尚書吏部郎

山濤中
氏書四十三

文帝與濤書曰足下在事清明雅操邁時念多所乏今致錢二十萬穀二百斛魏帝嘗賜景帝春服帝以賜濤又以母老并賜藜杖一枚晚與尚書和適交又與鍾會裴秀並申款昵以二人居勢爭權濤平心處中各得其所而俱無恨焉遷大將軍從事中郎鍾會作亂於蜀而文帝將西征時魏氏諸王公並在鄴帝謂濤曰西偏吾自了之後事深以委卿以本官行軍司馬給親兵五百人鎮鄴咸熙初封新沓子轉相國左長史典統別營時帝以濤鄉閭宿望命太子拜之帝以齊王攸繼景帝後素又重攸嘗問裴秀曰大將軍開建未遂吾但承奉後事耳故立攸將歸功於兄何如秀以爲不可又以問濤濤對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國之安危恒必由之太子位於是乃定太子親拜濤及武帝受禪以濤守大鴻臚護送陳留王詣鄴泰始初加奉車都尉進爵新沓伯及羊祜執政時大欲危裴秀濤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加遠將軍冀州俗薄無相推轂濤甄拔隱屈搜訪賢才旌命三十餘人皆顯名當時人懷慕尚風俗頗革轉北中郎將督鄴城守事入爲侍中遷尚書裴秀老辭職詔曰君雖乃心在於色養然職有上下旦夕不廢醫藥且當割情以隆在公濤心求退表疏數十上久乃見聽除議郎帝以濤清儉無以供養特給日契加賜牀帳茵褥禮秩崇重時莫爲比後除太常卿以疾不就會遭母喪歸鄉里濤年踰耳順居喪過禮負土成墳手植松柏詔曰吾所共致化者官人之職是也方今風俗陵遲人心進動宜崇明好惡鎮以退讓山太常雖尚居諒闇情在難奪方今務殷何得遂其志邪其以濤爲吏部尚書濤辭以喪病章表懇切會元皇后崩遂扶輿還洛逼迫詔命自力就職前後選舉周徧內外而並得其才咸寧初轉太子

少傅加散騎常侍除尚書僕射加侍中領吏部固辭以老疾上表
陳情章表數十上不攝職爲左丞白衷所奏帝曰濤以病自聞
但不聽之耳使濤坐執銓衡則何必上下邪不得有所聞濤不
自安表謝曰古之王道正直而已陛下不可以一老臣爲加曲私
臣亦何心屢陳日月乞如所表以章典刑帝再手詔曰白衷奏君
甚妄所以不卽推直不喜凶赫耳君之明度豈當介意邪便當攝
職令斷章表也濤志必欲退因發從弟婦喪輒還外舍詔曰山僕
射近日暫出遂以微苦未還豈吾側席之意其遣丞掾奉詔喻旨
若體力故未平康者便以輿車輿還寺舍濤辭不獲已乃起視事
濤再居選職十有餘年每一官缺輒啟擬數人詔旨有所向然後
顯奏隨帝意所欲爲先故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
重任意或替之於帝故帝手詔戒濤曰夫用人惟才不遺疎遠單
以天下便化矣而濤行之自若一年之後衆情乃寤濤所奏既
拔人物各爲題目時稱山公啓事濤中立於朝晚值后黨專權不
欲任楊氏多有諷諫帝雖悞而不能改後以年衰疾篤上疏告退
曰臣年垂八十救命且夕若有毫末之益豈遺力於聖時迫以老
耄不復任事今四海休息天下思化從而靜之百姓自正但當崇
風尚教以敦之耳陛下亦復何事臣耳目聾瞶不能自勵君臣父
子其間無文是以直陳愚情乞聽所請乃免冠徒跣上還印綬詔
曰天下事廣加吳土初平凡百草創當共盡意化之君不深識往
心而以小疾求退豈所望於君邪朕猶側席未得垂拱君亦何得
高尚其事乎當崇至公勿復爲虛飾之煩濤苦表請退詔又不許
尚書令衛瓘奏濤以微苦久不視職手詔頻煩猶未順旨參議以
爲無專節之尚違至公之義若實沈篤亦不宜居位可免濤官中

詔瓘曰濤以德素爲朝之望而常深退讓至于懇切故比有詔欲必奪其志以匡輔不逮主者既不思明詔旨而反深加詆案虧崇賢之風以重吾不德何以示遠近邪濤不得已又起視事太康初遷右僕射加光祿大夫侍中掌選如故濤以老疾固辭手詔曰君以道德爲世模表況自先帝識君遠意吾將倚君以穆風俗何乃欲舍遠朝政獨高其志耶吾之至懷故不足以喻乎何來言至懇切也且當以時自力深副至望君不降志朕不安席濤又上表固讓不許吳平之後帝詔天下罷軍役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帝嘗講武于宣武塲濤時有疾詔乘步輦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爲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于時咸以濤不學孫吳而問與之合帝稱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熾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後拜司徒濤復固讓詔曰君年耆德茂朝之碩老是以授君台輔之位而遠崇克讓至于反覆良用於邑君當終始朝政翼輔朕躬濤又表曰臣事天朝三十餘年卒無毫釐以崇大化陛下私臣無已猥授三司臣聞德薄位高力少任重上有折足之凶下有廟門之咎願陛下垂累世之恩乞臣骸骨詔曰君翼贊朝政保乂皇家匡佐之勲朕所倚賴司徒之職實掌邦教故用敬授以答羣望豈宜沖讓以自損損邪已勅斷章表使者乃臥加章綬濤曰垂沒之人豈可污官府乎輿疾歸家以太康四年薨時年七十九詔賜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五十萬布百匹以供喪事策賜司徒蜜印紫綬侍中貂蟬新沓伯蜜印青朱綬祭以太牢諡曰康將葬賜錢四十萬布百匹左長史范晷等上言濤舊第屋十間子孫不相容帝爲之立室初濤布衣家貧謂妻

韓氏曰忍饑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作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同于乘而無嬪媵祿賜俸秩散之親故初陳郡袁毅嘗爲鬲令貪濁而賂遺公卿以求虛譽亦遺濤絲百斤濤不欲異於時受而藏於閣上後毅事露檻車送廷尉凡所受賂皆見推檢濤乃取絲付吏積年塵埃印封如初濤飲酒至八斗方醉帝欲試之乃以酒八斗飲濤而密益其酒濤極本量而止有五子該淳允謨簡

該字伯倫嗣父爵仕至并州刺史太子左率贈長水校尉該子瑋字彥祖翊軍校尉次子世回吏部郎散騎常侍淳字子玄不仕允字叔真奉車都尉並少疴病形甚短小而聰敏過人武帝聞而欲見之濤不敢辭以問於允允自以疴陋不肯行濤以爲勝已乃表曰臣二子疴病宜絕人事不敢受詔謨字季長明惠有才智官至司空掾

簡字季倫性溫雅有父風年二十餘濤不之知也簡歎曰吾年幾三十而不爲家公所知後與譙國嵇紹沛郡劉謨弘農楊淮齊名初爲太子舍人累遷太子庶子黃門郎出爲青州刺史徵拜侍中頃之轉尚書歷鎮軍將軍荊州刺史領南蠻校尉不行復拜尚書光熙初轉吏部尚書永嘉初出爲雍州刺史鎮西將軍徵爲尚書左僕射領吏部簡欲令朝臣各舉所知以廣得才之路上疏曰臣以爲自古興替實在官人苟得其才則無物不理書言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盛元愷登庸周室之隆濟濟多士秦漢已來風雅漸喪至於後漢女君臨朝尊官大位出於阿保斯亂之始也是以郭泰許劭之倫明清議於草野陳蕃李固之徒守忠節於朝廷然後君臣名節古今遺典可得而言自初平之元訖於建安之末

三十年中萬姓流散死亡略盡斯亂之極也世祖武皇帝應天順人受禪于魏泰始之初躬親萬機佐命之臣咸皆率職時黃門侍郎王恂庾純始於太極東堂聽政評尚書奏事多論刑獄不論選舉臣以爲不先所難而辨其所易陛下初臨萬國人思盡誠每於聽政之日命公卿大臣先議選舉各言所言後進儁才鄉邑尤異不堪任用者皆以名奏主者隨缺先敘是爵人於朝與眾共之之義也朝廷從之永嘉三年出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襄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震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葛疆何如并州兒疆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尋加督寧益軍事時劉聰入寇京師危逼簡遣督護王萬率師赴難次于涅湯爲宛城賊王如所破遂嬰城自守及洛陽陷沒簡又爲賊嚴疑所逼乃遷于夏口招納流亡江漢歸附時華軼以江州作難或勸簡討之簡曰與彥夏舊友爲之惆悵簡豈利人之機以爲功伐乎其篤厚如此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寮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匡救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涕涕慷慨坐者咸愧焉年六十卒追贈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子遐

遐字彥林爲餘姚令時江左初基法禁寬弛豪族多挾藏戶口以爲私附遐繩以峻法到縣八旬出口萬餘縣人虞喜以藏戶當棄市遐欲繩喜諸豪強莫不切齒於遐言於執事以喜有高節不宜屈辱又以遐輒造縣舍遂陷其罪遐與會稽內史何充牋乞留百日窮窮逋逃退而就罪無恨也充申理不能得竟坐免官後爲東

陽太守爲政嚴猛康帝詔曰東陽頃來竟囚每多人重豈郡多罪人將捶楚所求莫能自固邪遐處之自若郡境肅然卒于官史臣曰若夫居官以繁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於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史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羣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絕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王戎

王戎字濬冲琅邪臨沂人也祖雒幽州刺史父渾涼州刺史貞陵亭侯戎幼而穎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塲觀戲猛獸在檻中虓吼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竒之又嘗與羣兒戲於道側見李樹多實等輩競趨之戎獨不往或問其故戎曰樹在道邊而多子必苦李也取之信然阮籍與渾爲友戎年十五隨渾在郎舍戎少籍二十歲而籍與之交籍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戎良久然後出謂渾曰濬冲清賞非卿倫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談及渾卒於涼州故吏賻贈數百萬戎辭而不受由是顯名爲人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善發談端賞其要會朝賢嘗上巳禊洛或問王濟曰昨游有何言談濟曰張華善說史漢裴頠論前言往行袞袞可聽王戎談子房季札之間超然玄著其爲識鑒者所賞如此戎嘗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劉昶字公榮在坐籍以酒少酌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籍曰彼何如人也答曰勝公榮

不可不與飲若減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戎每與籍爲竹林之游戎嘗後至籍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戎笑曰卿輩意亦復易敗耳鍾會伐蜀過與戎別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爲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會敗議者以爲知言襲父爵辟相國掾歷吏部黃門郎散騎常侍河東太守荊州刺史坐遣吏修園宅應免官詔以贖論遷豫州刺史加建威將軍受詔伐吳戎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吳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眾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吳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縣降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戎渡江綏慰新附宣揚威惠吳光祿勳石偉方直不容皓朝稱疾歸家戎嘉其清節表薦之詔拜偉爲議郎以二千石祿終其身荆土悅服徵爲侍中南郡太守劉肇賂戎筒巾細布五十端爲司隸所糾以知而未納故得不坐然議者尤之帝謂朝臣曰戎之爲行豈懷私苟得正當不欲爲異耳帝雖以是言釋之然爲清慎者所鄙由是損名戎在職雖無殊能而庶績修理後遷光祿勳吏部尚書以母憂去職性至孝不拘禮制飲酒食肉或觀奕棋而容貌毀悴杖然後起裴頠往弔之謂人曰若使一慟能傷人濬冲不免滅性之譏也時和嶠亦居父喪以禮法自持量米而食哀毀不踰於戎帝謂劉毅曰和嶠毀頓過禮使人憂之毅曰嶠雖寢苦食粥乃生孝耳至於王戎所謂死孝陛下當先憂之戎先有吐疾居喪增甚帝遣醫療之并賜藥物又斷賓客楊駿執政拜太子太傅駿誅之後東安公繇專斷刑賞威震外內戎誠繇曰大事之後當一作宜深遠之繇不從果得罪轉中書令加光祿大夫給恩信五十人遷尚書左僕射領吏部戎始爲甲午制凡選舉皆先治百姓然後授用司隸傅咸奏戎曰

書稱三載考績三載黜陟幽明今內外羣官居職未暮而戎奏還
既未定其優劣且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詐出生傷農害政戎不
仰依堯舜典謨而驅動浮華虧敗風俗非徒無益乃有大損宜免
戎官以敦風俗戎與賈郭通親竟得不坐尋轉司徒以王政將圯
苟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裴頠戎之壻也頠誅
戎坐免官齊王冏起義孫秀錄戎於城內趙王倫子欲取戎爲軍
司博士王繇曰濬冲一本作著仲譎詐多端安肯爲少年用乃止惠帝反
宮以戎爲尚書令既而河間王顥遣使就說成都王穎將誅齊王
冏檄書至冏謂戎曰孫秀作逆天子幽逼孤糾合義兵掃除元惡
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二王聽讒造構大難當賴忠謀以和不協卿
其善爲我籌之戎曰公首舉義衆匡定大業開闢以來未始有也

一本然論功報賞不及有勞朝野失望人懷貳志今二王帶甲百萬
其鋒不可當若以王就第不失故爵委權崇讓此求安之計也冏
謀臣葛旟怒曰漢魏以來王公就第寧有得保妻子乎議者可斬
於是百官震悚戎僞藥發墮廁得不及禍戎以晉室方亂慕遠伯
王之爲人與時舒卷無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
但與時浮沈戶調門選而已尋拜司徒雖位總鼎司而委事僚寮
間乘小馬從便門而出游見者不知其三公也故吏多致大官道
路相遇輒避之性好與利廣收八方園田水碓周徧天下積實聚
錢不知紀極每日執牙籌晝夜算計恒若不足而又儉嗇不自奉
養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女適裴頠貸錢數萬久而未還女後歸
寧戎色不悅女遽還直然後乃懼從子將婚戎遺其一單衣婚訖
而更責取家有好李常出貨之恐人得種恒鑽其核以此護譏於
世其後從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戎復詣鄴隨帝還洛陽車駕

之西遷也戎出奔于郊在危難之間親接鋒刃談笑自笑未嘗有
懼容時召親賓歡娛永日永興二年薨于鄉縣時年七十二諡曰
元戎有人倫鑒識常目山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
器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謂裴頠拙於用
長荀勗工於用短陳道寧綬綬一本作纓纓如束長竿族弟敦有高名戎
惡之敦每候戎輒託疾不見敦後果爲逆亂其鑒賞先見如此常
經黃公酒壚下過顧爲後車客曰吾昔與稽叔夜阮嗣宗酣暢於
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稽阮云亡吾便爲時之所羈縻今日視
之雖近邈若山河初孫秀爲琅邪郡吏求品於鄉議戎從弟衍將
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宿怨者皆被誅而戎衍獲濟焉
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卒有庶子興
戎所不齒以從弟陽平太守愔子爲嗣

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總角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
目而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
也父又爲平北將軍常有公事使行人列上不時報衍年十四時
在京師造僕射羊祜申陳事狀辭甚清辯祜名德貴重而衍幼年
無屈下之色衆咸異之楊駿欲以女妻焉衍恥之遂陽狂自免武
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嘗從古人中求
之泰始八年詔舉奇才可以安邊者衍初好論從橫之術故尚書
盧欽舉爲遼東太守不就於是口不論世事唯雅詠玄虛而已嘗
因宴集爲族人所怒舉標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
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
資罄盡出就洛城西田園而居焉後爲太子舍人遷尚書郎出補

元城令終日清談而縣務亦理入爲中庶子黃門侍郎魏正始中
何晏王弼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爲天地萬物皆以無爲爲本無也
者開物成務無往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萬物恃以成形賢者
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無之爲用無爵而貴矣衍甚重之惟
裴頠以爲非著論以譏之而衍處之自若衍既有盛才美貌明悟
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傾動當世妙善玄言唯談老莊爲
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卽改更世號口中
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矣累居顯職後進之士莫不景慕
放效選舉登朝皆以爲稱首矜高浮誕遂成風俗焉衍嘗喪幼子
山簡弔之衍悲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
最下不及於情然則情之所鍾正在我輩簡服其言更爲之慟衍
妻郭氏賈后之親籍宮中之勢剛愎貪戾聚斂無厭好干預人事
衍患之而不能禁時有鄉人幽州刺史李陽京師大俠也郭氏素
憚之衍謂郭曰非但我言卿不可李陽亦謂不可郭氏爲之小損
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牀使不得
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阿堵物却其措意如此後歷北軍中候
中領軍尚書令女爲愍懷太子妃太子爲賈后所誣衍懼禍自表
離婚賈后既廢有司奏衍曰衍與司徒梁王彤書寫呈皇太子手
與妃及衍書陳見誣之狀彤等伏讀辭皆懇惻衍備位大臣應以
義責也太子被誣得罪衍不能守死善道卽求離婚得太子手書
隱蔽不出志在苟免無忠蹇之操宜加顯責以厲臣節可禁錮終
身從之衍素輕趙王倫之爲人及倫篡位衍陽狂斫婢以自免及
倫誅拜河南尹轉尚書又爲中書令時齊王冏有匡復之功而專
權自恣公卿皆爲之拜衍獨長揖焉以病去官成都王穎以衍爲

中軍帥累遷尚書僕射領吏部後拜尚書令司空司徒衍雖居宰
輔之重不以經國爲念而思自全之計說東海王越曰中國已亂
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爲荊州族弟敦爲青
州因謂澄敦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
而吾留此足以爲三窟矣識者鄙之及石勒王彌寇京師以衍都
督征討諸軍事持節假黃鉞以距之衍使前將軍曹武左衛將軍
王景等擊賊退之獲其輜重遷太尉尚書令如故封武陵侯辭封
不受時洛陽危逼多欲遷都以避其難而衍獨賣牛車以安衆心
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爲元帥衍
以賊寇鋒起懼不敢當辭曰吾少無宦情隨牒推移遂至於此今
日之事安可以非才處之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王公與之
相見問衍以晉故衍爲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已勒甚悅之與語
移日衍自說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勸勒稱尊號勒怒曰君名蓋
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壞天
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謂其黨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
如此人當可活不萇曰彼晉之三公必不爲我盡力又何足責乎
勒曰要不可加以鋒刃也使人夜排牆填殺之衍將死顧而言曰
嗚呼吾曹雖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虛戮力以匡天下猶可不
至今日時年五十六衍儁秀有令望希心玄遠未嘗語利王敦過
江常稱之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
衍巖巖清峙壁立千仞其爲人所尚如此子玄字眉子少慕簡曠
亦有俊才與衛玠齊名荀藩用爲陳留太守屯尉氏玄素名家有
豪氣荒弊之時人情不附將赴祖逖爲盜所害焉
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

郗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爲不可郭大怒謂澄曰昔
夫人臨終以小郎屬新婦不以新婦屬小郎因捉其衣裾將杖之
澄爭得脫踰窗而走衍有重名於世時人許以人倫之鑒尤重澄
及王敦庾敳嘗爲天下人士目曰阿平第一子嵩第二處仲第三
澄嘗謂衍曰兄形似道而神峰大儻衍曰誠不如卿落落穆穆然
也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
少歷顯位累遷成都王穎從事中郎穎嬖豎孟玖譖殺陸機兄弟
天下切齒澄發玖私姦勸穎殺玖穎乃誅之士庶莫不稱善及穎
敗東海王越請爲司空長史以迎大駕勳討南鄉侯遷建威將軍
雍州刺史不之職時王敦謝鯤庾敳皆爲衍所親善號爲四
友而亦與澄狎又有光逸胡毋輔之等亦豫焉黜謙縱誕窮權極
煖惠帝末衍自越以澄爲荊州刺史持節都督領南蠻校尉敦爲
青州衍因問以方略敦曰當臨事制變不可豫論澄辭義鋒出算
略無方一坐嗟服澄將之鎮送者傾朝澄見樹上鵲巢便脫衣上
樹探殼而弄之神氣蕭然傍若無人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
內實動俠以此處世難得其死澄默然不答澄既至鎮日夜縱酒
不親庶事雖寇戎急務亦不以在懷擢順陽人郭舒於寒悴之中
以爲別駕委以州府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軍將赴國難而飄風折
其節柱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疑
所獲疑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
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
旣而恥之託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巴蜀流
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
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旣而襲之於寵洲以其妻子爲賞沈

八千餘人於江中於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杜弼爲
主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敗王機于巴陵澄亦無憂懼之意但與機
日夜縱酒投壺博戲數十局俱起殺富人李才取其家資以賜郭
舒南平太守應詹驟諫不納於是上下離心內外怨叛澄望實雖
損猶傲然自得後出軍擊弼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
州自稱荊州刺史澄懼使杜弼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
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向義之兵足
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初澄命武陵諸郡同討杜弼天
門太守扈瓌次于益陽武陵內史武察爲其郡吏所害瓌以孤軍
引還澄怒以杜曾代瓌夷表遂瓌故吏也託爲瓌報仇遂舉兵逐
曾曰稱平晉將軍澄使司馬毋丘邈討之爲遂所敗會元帝徵澄
爲軍諮祭酒於是赴召時王敦爲江州鎮豫章澄過詣敦澄夙有
盛名出於敦右士庶莫不傾慕之兼勇力絕人素爲敦所憚澄猶
以舊意侮敦敦益忿怒請澄入宿陰欲殺之而澄左右有二十人
持鐵馬鞭爲衛澄手嘗捉玉枕以自防故敦未之得發後敦賜澄
左右酒皆醉借玉枕觀之因下牀而謂澄曰何與杜弼通信澄曰
事自可驗敦欲入內澄手引敦衣至于絕帶乃登于梁因罵敦曰
行事如此殃將及焉敦令力士路戎搯殺之時年四十四載尸還
其家劉琨聞澄之死歎曰澄自取之及敦平敦故吏佐著作郎桓
雅上表理澄請加贈諡詔復澄將官諡曰憲長子詹早卒次子徽
右軍司馬

郭舒

郭舒字稚行幼請其母從師歲餘便歸粗識大義鄉人少府范晷
宗人武陵太守郭景咸稱舒當爲後來之秀終成國器始爲領軍

校尉坐擅放司馬彪繫廷尉世多義之刺史夏侯含辟爲西曹轉
主簿含坐事舒自繫理合事得釋刺史宗岱命爲治中喪母去職
劉弘收荊州引爲治中引卒舒率將士推弘子璠爲主討逆賊郭
勳滅之保全一州王澄聞其名引爲別駕澄終日酣飲不以衆務
在意舒常切諫之及天下大亂又勸澄修德養威保完州境澄以
爲亂自京都起非復一州所能匡禦雖不能從然重其忠亮荆土
士人宗欽嘗因酒忤澄澄怒叱左右棒厥舒厲色謂左右曰使君
過醉汝輩何敢妄動澄恚曰別駕狂邪誰言我醉因遣指其鼻灸
其眉頭舒跪而受之澄意少釋而遂得免澄之奔敗也以舒領
南郡澄又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
亡不忍渡江乃雷屯沌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
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舒
言於君矣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觀
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至及見廣便覺已之煩其爲識者
所歎美如此出補元城令遷中書侍郎轉太子中庶子累遷侍中
河南尹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
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已之志岳因取次比便成名筆時人咸云
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嘗有親客久闊
不復來廣問其故客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杯中有蛇意甚
惡之旣飲而疾于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虵廣意杯中虵
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
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解沈痾頓愈衛玠總角時嘗問廣夢
廣云是想玠曰神形所不接而夢豈是想邪廣曰因也玠思之經
月不得遂以成疾廣聞命駕爲剖析之玠病卽愈廣歎曰此賢

胷中當必無膏肓之疾廣所在爲政無當時功譽然每去職遺愛
爲人所思凡所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
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廣與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於時
故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少與弘農楊準相善準之二
子曰喬曰髦皆知名於世準使先詣裴頠頠性弘方愛喬有高韻
謂準曰喬當及卿髦少減也又使詣廣廣性清淳愛髦有神檢謂
準曰喬自及卿然髦亦清出準笑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優
劣也論者以爲喬雖有高韻而神檢不足樂爲得之矣是時王澄
胡毋輔之等皆亦任放爲達或至裸體者廣聞而笑曰名教內自
有樂地何必乃爾其居才愛物動有理中皆此類也值世道多虞
朝章紊亂清已中立任誠保素而已時人莫有見其際焉先是河
南官舍多妖怪前尹多不敢處正寢廣居之不疑嘗外戶自閉左
少與杜曾厚曾嘗召之不往曾銜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
曾密遣兵襲舒遁逃得免王敦召爲叅軍轉從事中郎襄陽都督
周訪卒敦遣舒監襄陽軍甘卓至乃還朝廷徵舒爲右丞敦留不
遣敦謀爲逆舒諫不從使守武昌荆州別駕宗澹忌舒才能數譖
之於王廙廙疑舒與甘卓同謀密以白敦敦不受高官都護繆坦
嘗請武昌城西地爲營太守樂凱言於敦曰百姓久買此地種菜
自贍不宜奪之敦大怒曰王處仲不來江湖當有武昌地不而人
云是我地邪凱懼不敢言舒曰公聽舒一言敦曰平子以卿病狂
故掐鼻灸眉頭舊疾一作疾復發邪舒曰古之狂也直周昌汲黯朱雲
不狂也昔堯立誹謗之木舜置敢諫之鼓然後事無枉縱公爲勝
堯舜邪乃逆折舒使不得言何與古人相遠敦曰卿欲何言舒曰
繆坦可謂小人疑誤視聽奪人私地以強陵弱晏子稱君曰其可

臣獻其否以成其可是以舒等不敢不言敦即使還地衆咸壯之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病卒

樂廣

樂廣字彥輔南陽清陽人也父方參魏征西將軍夏侯玄軍事廣時年八歲玄常見廣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向見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卿家雖貧可令專學必能興卿門戶也方早卒廣孤貧僑居山陽寒素爲業人無知者性冲約有遠識寡嗜慾與物無競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人之心其所不知默如也裴楷嘗引廣共談自夕申旦雅相欽挹歎曰我所不如也王戎爲荊州刺史聞廣爲夏侯玄所賞乃舉爲秀才楷又薦廣於賈充遂辟太尉掾轉太子舍人尚書令衛瓘朝之者舊述與魏正始中諸名士談論見廣而竒之曰自昔諸賢旣沒常恐微言將絕而今乃復聞斯

右皆驚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亦絕愍懷太子之廢也詔故臣不得辭送衆官不勝憤歎皆昌禁拜辭司隸校尉滿奮救河南中部收縛拜者送獄廣即便解遣衆人代廣危懼孫琰說賈謐曰前以太子罪惡有斯廢黜其臣不懼嚴詔昌罪而送今若繫之是彰太子之善不如釋去謐然其言廣故得不坐遷吏部尚書左僕射後東安王繇當爲僕射轉廣爲右僕射領吏部代王戎爲尚書令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成都王穎廢之培也及與長沙王又遭難而廣旣處朝望肇小讒謗之又以問廣廣神色不變徐答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又猶以爲疑廣竟以憂卒荀藩聞廣之不免也爲之流涕三子凱肇謨凱字弘緒大司馬齊王掾參驃騎軍事肇字弘茂太傅東海王掾洛陽陷兄弟相攜南渡江謨字弘範征虜將軍吳郡內史

史臣曰漢相清靜見機於曠務周史清虛不嫌於尸祿豈台揆之
任有異於常班者歟濟仲善發談端夷甫仰希方外登槐庭之顯
列顧漆園而高視彼既憑虛朝章已亂戎則取容於世旁委貨財
衍則自保其身寧論宗稷及三方構亂六戎藉手犬羊之侶鋒鏑
如雲夷甫區區焉佞彼兇渠以求容貸頽牆之隕猶有禮也平子
肆情傲物對境難堪終失厥生自貽伊敗且夫衣服表容珪璋範
德聲移宮羽彩照山華布武有章立言成訓澄之箕踞不已甚矣
若乃解袒登枝裸形捫鵲以此爲達謂之高致輕薄是效風流詎
及道暎將聖事乖躋指操情獨往自天其生者焉昔晏嬰哭莊公
之尸樂令解愍懷之客豈聞伯夷之風歟夫能立志者也
贊曰晉家來士乃精仙臺陵雲切漢山叟知材溶沖居鼎談優務
劣夷甫兩顧退求三穴神亂當年忠乖曩列平子陵侮多於用拙

樂令披雲高天澄徹

樂令琳雲高天登婚

晉書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鄭表 子默 默子球

鄭表字林叔滎陽開封人也高祖衆漢大司農父泰揚州刺史有高名表少孤早有識鑒荀攸見之曰鄭公業爲不亡矣隨叔父渾避難江東時華歆爲豫章太守渾往依之歆素與泰善撫養表如已子年十七乃還鄉里性清正時濟陰魏諷爲相國掾名重當世表同郡任覽與結交表以諷奸雄終必爲禍勸覽遠之及諷敗論者稱焉魏武帝初封諸子爲侯精選賓友表與徐幹俱爲臨淄侯文學轉司隸功曹從事司空王朗辟爲掾表舉高陽許允扶風魯芝東萊王基朗皆命之後咸至大位有重名表遷尚書郎出爲黎陽令吏民悅服太守班下屬城特見甄異爲諸縣之最遷尚書右

丞轉濟陰太守下車旌表孝悌敬禮賢能興立庠序開誘後進調
補大將軍從事中郎拜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袁曰賢
叔大匠垂稱於陽平魏郡百姓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雍繼踵此
郡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袁在廣平以德化爲先善作條教郡中
愛之徵拜侍中百姓戀慕涕泣路隅遷少府高貴鄉公卽位袁與
河南尹王肅備法駕奉迎于元城封廣昌亭侯徙光祿勳領宗正
毋丘儉作亂景帝自出征之百官祖送于城東袁疾病不任會帝
謂中領軍王肅曰唯不見鄭光祿爲恨肅以語袁袁自輿追帝及
於近道帝笑曰故知侯生必來也遂與袁共載曰計將何先袁曰
昔與儉俱爲臺郎特所知悉其人好謀而不達事情自昔建勳幽
州志望無限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
能固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也帝稱善轉太常高貴鄉
公議立明堂辟雍精選博士袁舉劉毅劉寔程咸庾峻後竝至公
輔大位及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進封安城鄉侯邑千戶景元初
疾病失明屢乞骸骨不許拜光祿大夫五等初建封密陵伯武帝
踐阼進爵爲侯雖寢疾十餘年而時賢竝相推薦泰始中詔曰光
祿密陵侯袁履行純正守道沖粹退有清和之風進有素絲之節
宜登三階之曜補袞職之闕今以袁爲司空天子臨軒遣五官中
郎將國坦就第拜授袁前後辭讓遣息稱上送印綬至于十數謂
坦曰魏以徐景山爲司空吾時爲侍中受詔警旨徐公語吾曰三
公當上應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
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跡可不務乎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
第拜儀同三司置舍人官騎賜牀帳篋褥錢五十萬九年薨時年
八十五帝於東堂發哀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三十萬絹布

各百匹以供喪事諡曰元有子六人長子默嗣次質舒詡稱予位
竝列卿

默字思元起家秘書郎考覈舊文刪省浮穢中書令虞松謂曰而
今而後朱紫別矣轉尚書考功郎專典伐蜀事封關內侯遷司徒
左長史武帝受禪與太原郭奕俱爲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
稱陪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宮臣皆受命天
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出爲東郡太守值歲荒人饑默輒開
倉振給乃舍都亭自表待罪朝廷嘉默憂國詔書褒歎比之汲黯
班告天下若郡縣有此比者皆聽出給入爲散騎常侍初帝以貴
公子當品鄉里莫敢與爲輩求之州內于是十二郡中正僉共舉
默文帝與褒書曰小兒得廁賢子之流愧有竊賢之累及武帝出
祀南郊詔使默驂乘因謂默曰卿知何以得驂乘乎昔州里舉卿
相輩常愧有累清談遂問政事對曰勸穡務農爲國之基選人得
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由崇尚儒素
化導之本如此而已矣帝善之後以父喪去官尋起爲廷尉是時
鬲令袁毅坐交通貨賂大興刑獄在朝多見引逮唯默兄弟以潔
慎不染其流遷太常時僕射山濤欲舉一親親爲博士謂默曰卿
似尹翁歸令吾不敢復言默爲人敦重柔而能整皆此類也及齊
王攸當之國下禮官議崇錫典制博士祭酒曹志等竝立異議默
容過其事坐免尋拜大鴻臚遭母喪舊制旣葬還職默自陳懇至
久而見許遂改法定令聽大臣終喪自默始也服闋爲大司農轉
光祿勳太康元年卒時年六十八諡曰成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父楊駿先欲
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雋不疑傳常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

所守遂辭之駿深為恨至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默寬冲博愛謙
虛溫謹不才地矜物事上以禮遇下以和雖僮豎廝養不加聲
色而猶有嫌怨故士君子以為居世之難子球

球字子瑜少辟宰府入侍二宮成都王為大將軍起義討趙王倫
球自頓丘太守為右長史以功封平壽公累遷侍中尚書散騎常
侍中護軍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永嘉二年卒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諡曰元球弟豫永嘉末為尚書

李胤

李胤字宜伯遼東襄平人也祖敏漢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
太守公孫度欲彊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胤父信追求
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
不聘娶後有鄰居故人與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邈
與之同州里以不孝莫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
如居喪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胤既幼孤母又改行有識之後降
食哀戚亦以喪禮自居又以祖不知存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以
孝聞容貌質素頽然若不足者而知度沉遂言必有則初仕郡上
計掾州辟部從事治中舉孝廉參鎮北軍事遷樂平侯相政尚清
簡入為尚書郎遷中護軍司馬吏部郎銓綜廉平賜爵關內一本侯
出補安豐太守文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遷御史中丞恭恪直
繩百官憚之伐蜀之役為西中郎將督關中諸軍事後為河南尹
封廣陸伯泰始初拜尚書進爵為侯胤奏以為古者三公坐而論
道內參六官之事外與六卿之教或處三槐兼聽獄訟稽疑之典
謀及卿士陛下聖德欽明垂心萬機猥發明詔儀刑古式雖唐虞
疇諮周文翼翼無以加也自今以往國有大政可親延群公詢納

讜言其軍國所疑延詣省中使侍中尚書諮論所宜若有疾疢不
任覲會臨時遣侍臣訊訪詔從之遷吏部尚書僕射尋轉太子少
傅詔以胤忠允高亮有匪躬之節使領司隸校尉胤屢自表讓忝
傅儲宮不宜兼監司之官武帝以二職竝須忠賢故每不許咸寧
初皇太子出居東宮帝以司隸事任峻重而少傅有旦夕輔導之
務胤素羸不宜久勞之轉拜侍中加特進俄遷尚書令侍中特進
如故胤雖歷職內外而家至貧儉兒病無以市藥帝聞之賜錢十
萬其後帝以司徒舊丞相之職詔以胤爲司徒在位五年簡亮持
重稱爲任職以吳會初平大臣多有勳勞宜有登進乃上疏遜位
帝不聽遣侍中宣旨優詔敦諭絕其章表胤不得已起視事太康
三年薨詔遣御史持節監喪致祠謚曰成皇太子命舍人王贊誄
之文義甚美帝後思胤清節詔曰故司徒李胤太常彭灌竝履忠
清儉身沒家無餘積賜胤家錢二百萬穀千斛灌家半之三子固
真長修固字萬基散騎郎先胤卒固子志嗣爵志字彥道歷位散
騎侍郎建威將軍陽平太守真長位至太僕卿修黃門侍郎太弟
中庶子

盧欽

盧欽字子若范陽涿人也祖植漢侍中父毓魏司空世以儒業顯
欽清澹有遠識篤志經史舉孝廉不行魏大將軍曹爽辟爲掾爽
弟嘗有所屬請欽白爽子弟不宜干犯法度爽深納之而罰其弟
除尚書郎爽誅免官後爲侍御史襲父爵大利亭侯累遷琅邪太
守宣帝爲太傅辟從事中郎出爲陽平太守遷淮北都督伏波將
軍甚有稱績徵拜散騎常侍大司農遷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
帝受禪以爲都督河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臥車各

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欽在鎮寬猛得中疆場無虞入爲尚書僕射加侍中奉車都尉領吏部以清貧特賜絹百匹欽舉必以材稱爲廉平咸寧四年卒詔曰欽履道清正執德貞素文武之稱著于方夏入躋機衡惟允庶事肆勤內外有匪躬之節不幸薨沒朕甚悼之其贈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布五十匹錢三十萬諡曰元又以欽忠清高絜不營產業身沒之後家無所庇特賜錢五十萬爲立第舍復下詔曰故司空王基衛將軍盧欽領典軍將軍楊囂竝素清貧身沒之後居無私積項者饑饉聞其家大置其各賜穀三百斛欽歷宰州郡不尚功名唯以平理爲務祿俸散之親故不營貨產動循禮典妻亡制廬杖終喪居外所著詩賦論難數十篇名曰小道子浮嗣

浮字子雲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廢然朝廷器重之以爲國子博士祭酒秘書監皆不就欽弟珽字子笏衛尉卿珽子志

志字子道初辟公府掾尚書郎出爲鄴令成都王穎之鎮鄴也愛其才量委以心膂遂爲謀主齊王冏起義遣使告穎穎召志計事志曰趙王無道肆行篡逆四海人神莫不憤怒今殿下總率三軍應期電發子來之衆不召自至掃夷凶逆必有征無戰然兵事至重聖人所慎宜旌賢任才以收時望穎深然之改選上佐高辟掾屬以志爲諮議參軍仍補左長史專掌文翰穎前鋒都督趙驥爲倫所敗士衆震駭議者多欲還休朝歌志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勝必有輕易凌轢之情若頓兵不進三軍畏衄懼不可用且戰何能無勝負宜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賊不意此用兵之奇也穎從之及倫敗志勸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

逕得濟河此之大勳莫之與比而齊王今當與大王共輔朝政志
聞兩雄不俱處功名不竝立今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推崇齊
王徐結四海之心此計之上也穎納之遂以母疾還藩委重於罔
由是穎獲四海之譽天下歸心朝廷封志爲武強侯加散騎常侍
及河間王顥納李舍之說欲內除二王樹穎儲副遣報穎穎將應
之志正諫不從及罔滅穎遙執朝權遂懷觖望之心以長沙王又
在內不得恣其所欲密欲去又時荊州有張昌之亂穎表求親征
朝廷許之會昌等平乃迴兵以討又志諫曰公前有復皇祚之大
勳及事平歸功于齊辭九錫之賞不當朝政之權振陽翟饑人葬
黃橋白骨皆盛德之事四海之人莫不荷賴矣逆寇縱肆猾擾荆
楚今公掃清群難南土以寧振旅而旋頓軍關外文服入朝此霸
王者之事也穎不納及又死穎表志爲中書監留鄴參署相府事
乘輿敗于蕩陰穎遣志督兵迎帝及王浚攻鄴志勸穎奉天子還
洛陽時甲士尚萬五千人志夜部分至曉衆皆成列而程太妃戀
鄴不欲去穎未能決俄而衆潰唯志與子謚兄子綝殿中武賁千
人而已志復勸穎早發時有道士姓黃號曰聖人太妃信之及使
呼入道士求兩杯酒飲乾一作乾拋杯而去於是志計始決而人馬復
散志于營陣間尋索得數乘鹿車司馬督韓玄收集黃門得百餘
人志入帝問志曰何故一作敢散敗至此志曰賊去鄴尚八十里而人
士一朝駭散太弟今欲奉陛下還洛陽帝曰甚佳于是御犢車使
發屯騎校尉郝昌先領兵八千守洛陽帝召之至汲郡而昌至兵
仗甚盛志喜于復振啓天子宜下赦書與百姓同其休慶旣達洛
陽志啓以滿奮爲司隸校尉奔散者多還百官粗備帝悅賜志絹
二百匹綿百斤衣一襲鶴綾袍一領初河間王顥聞王浚起兵遣

右將軍張方救鄴方聞成都軍敗頓兵洛陽不敢進縱兵虜掠密欲遷都長安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心志說方曰昔董卓無道焚燒洛陽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爲襲之乃止方遂逼天子幸其壘帝垂泣就輿唯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臣驚怯無所云補唯知盡微誠不離左右而已停方壘三日便西志復從至長安穎被黜志亦免官及東海王越奉迎大駕顯啓帝復穎還鄴以志爲魏郡太守加左將軍隨穎北鎮行達洛陽而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距穎還長安未至而聞顯斬張方求和於越穎住華陰志進長安詣闕陳謝卽還就穎于武關奔南陽復爲劉陶所驅迴詣河北及穎薨官屬奔散唯志親自殯送時人嘉之越命志爲軍諮祭酒遷衛尉永嘉末轉尚書洛陽沒志將妻子北投并州刺史劉琨至陽邑爲劉粲所虜與次子謐訖等俱遇害于平

陽長子諶

諶字子諒清敏有理思好老莊善屬文選尚武帝女滎陽公主拜駙馬都尉未成禮而公主卒後州舉秀才辟太尉掾洛陽沒隨志北依劉琨與志俱爲劉粲所虜粲據晉陽留諶爲參軍琨收散卒引猗盧騎還攻粲粲敗走諶得赴琨先父母兄弟在平陽者悉爲劉聰所害琨爲司空以諶爲主簿轉從事中郎琨妻卽諶之從母旣加親愛又重其才值建興末隨琨投段匹磾匹磾自領幽州取諶爲別駕匹磾旣害琨尋亦敗喪時南路阻絕段末波在遼西諶往投之元帝之初末波通使于江左諶因其使抗表理琨文旨甚切于是卽加弔祭累徵諶爲散騎中書侍郎而爲末波所留遂不得南渡末波死弟遼代立諶流離世故且二十載石季龍破遼西復爲季龍所得以爲中書侍郎國子祭酒侍中中書監屬冉閔誅

石氏諶隨閔軍于襄國遇害時年六十七是歲永和六年也諶名家子早有聲譽才高行潔爲一時所推值中原喪亂與清河崔悅潁川荀綽河東裴憲北地傅暢竝淪陷非所雖俱顯于石氏恒以爲辱諶每謂諸子曰吾身沒之後但稱晉司空從事中郎爾撰祭法注莊子及文集皆行于世悅字道儒魏司空林曾孫劉琨妻之姪也與諶俱爲琨司空從事中郎後爲末波佐史沒石氏亦居大官其綽憲暢竝別有傳

華表

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也父歆清德高行爲魏太尉表年二十拜散騎黃門郎累遷侍中正元初石苞來朝盛稱高貴鄉公以爲魏武更生時聞者流汗沾背表懼禍作頻稱疾歸下舍故免于大難後遷尚書五等建封觀陽伯坐供給喪事不整免秦始中拜太

子少傳轉光祿勳遷太常卿數歲以老病乞骸骨詔曰表清貞履素有老成之美久幹王事靜恭匪懈而以疾固辭章表懇至今聽如所上以爲太中大夫賜錢二十萬牀帳褥席祿賜與卿同門施行馬表以苦節垂名司徒李胤司隸王宏等竝歎美表清澹退靜以爲不可得貴賤而親疏也咸寧元年八月卒時年七十二諡曰康詔賜朝服有六子廙岑嶠鑿澹簡

廙字長駿弘敏有才義妻父盧毓典選難與姻親故廙年三十五不得調晚爲中書通事郎秦始初遷穴從僕射少爲武帝所禮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前軍將軍侍中南中郎將都督河北諸軍事父疾篤輒還仍遭喪舊例葬訖復任廙固辭廷旨初表有賜客在焉使廙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伐以奴及毅以貨賕致罪獄辭迷謬不復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廙而毅亦盧氏壻也又中

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廩女廩不許爲恨因密啓帝以表毅貨賂者多不可盡罪宜責最所親者一人因指廩當之又緣廩有違忤之咎遂于喪服中免廩官削爵土大鴻臚何遵奏廩免爲庶人不應襲封請以表世孫混嗣表有司奏曰廩所坐除名削爵一時之制廩爲世子著在名簿不聽襲嗣此爲刑罰再加諸侯犯法入議平處者褒功重爵也嫡統非犯終身棄罪廢之爲重依律應聽襲封詔曰諸侯薨子踰年卽位此古制也應卽位而廢之爵命皆去矣何爲罪罰再加且吾之責廩以肅貪穢本不論常法也諸賢不能將明此意乃更詭易禮律不顧憲度君命廢之而群下復之此爲上下正相反也於是有人奏免議者官詔皆以贖論混以世孫當受封逃避斷髮陽狂病瘖不能語故得不拜世咸稱之廩棲遲家巷垂十載教誨子孫講誦經典集經書要事名曰善文行于世

與陳勰共造暗闕於宅側帝嘗出視之問其故左右以實對帝心憐之帝後又登陵雲臺望見廩首藉園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爲中書監惠帝卽位加侍中光祿大夫尚書令進爵爲公廩應楊駿召不時還有司奏免官尋遷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動遵禮典得傳導之義後年衰病篤詔遣太醫療病進位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時河南尹韓壽因託賈后求以女配廩孫陶廩距而不許后深以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年七十五卒諡曰元三子混蒼恒混字敬倫嗣父爵清貞簡正歷位侍中尚書卒官子陶嗣補鞏令沒於石勒

蒼字敬叔爲河南尹與荀藩荀組俱避賊至臨潁父子竝遇害恒字敬則博學以清素爲稱尚武帝女滎陽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元康初東宮建恒以選爲太子賓友賜爵關內侯食邑百戶辟司徒王渾倉曹掾屬除散騎侍郎累遷散騎常侍北軍中候俄拜領軍加散騎常侍愍帝卽位以恒爲尚書進爵苑陵縣公頃之劉聰逼長安詔出恒爲鎮軍將軍領潁川太守以爲外援恒與合義軍得二千人未及西赴而關中陷沒時群一作郡賊方盛所在州郡相繼奔敗恒亦欲棄郡東渡而從兄軼爲元帝所誅以此爲疑先書與驃騎將軍王導言於帝帝曰兄弟罪不相及況群從乎卽召恒補光祿勳恒到未及拜更以爲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尋拜太常議立郊祀尚書刁協國子祭酒杜彝議須還洛乃修郊祀恒議漢獻帝居許卽使郊柴宜於此修立司徒荀組驃騎將軍王導同恒議遂定郊祀尋以疾求解詔曰太常職主宗廟烝嘗敬重而華恒所疾不堪親奉職事夫子稱吾不與一作祭如不祭況宗

伯之任職所司邪今轉恒爲廷尉頃之加特進太寧初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督石頭水陸諸軍事王敦表轉恒爲護軍疾病不拜授金紫光祿大夫又領太子太保成帝卽位加散騎常侍領國子祭酒咸和初以愍帝時賜爵進封一皆削除恒更以討王敦功封苑陵縣侯復領太常蘇峻之亂恒侍帝左右從至石頭備履艱危困悴踰年初恒爲州大中正鄉人任讓輕薄無行爲恒所黜及讓在峻軍中任勢多所殺害見恒輒恭敬不肆其虐鍾雅劉超之死亦將及恒讓盡心救衛故得免及帝加元服又將納后寇難之後典籍靡遺婚冠之禮無所依據恒推尋舊典撰定禮儀并郊廟辟雍朝廷執則事竝施用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常侍如故固讓未拜會卒時年六十九冊贈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諡曰敬恒清恪儉素雖居顯列常布衣蔬食年老彌篤死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

數百卷時人以此貴之子俊嗣爲尚書郎俊子仰之大長秋
嶠字叔駿才學深博少有令聞文帝爲大將軍辟爲掾屬補尚書
郎轉車騎從事中郎泰始初賜爵關內侯遷太子中庶子出爲安
平太守辭親老不行更拜散騎常侍典中書著作領國子博士遷
侍中太康末武帝頗親宴樂又多疾病屬小瘳嶠與侍臣表賀因
微諫曰伏惟聖體漸就平和上下同慶不覺抃舞臣等愚戇竊有
微懷以爲收功於所忽事乃無悔慮福於垂成乍乃日新唯願陛
下深垂聖明遠思所忽之悔以成日新之福冲靜和氣蓄養精神
頤身於清簡之宇留心於虛曠之域無厭世俗常戒以忽群下之
言則豐慶日延天下幸甚帝手詔報曰輒自消息無所爲慮元康
初封宜昌亭侯誅楊駿改封樂鄉侯遷尚書後以嶠博聞多識屬
書典實有良史之志轉秘書監加散騎常侍班同中書寺爲內臺
中書散騎著作及治禮音律天文數術南省文章門下撰集皆典
統之初嶠以漢紀煩穢慨然有改作之意會爲臺郎典官制事由
是得徧觀祕籍遂就其緒起于光武終于孝獻一百九十五年爲
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十典九卷傳七十卷及三譜序傳目錄
凡九十七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
義也故易爲皇后紀以次帝紀又改志爲典以有堯典故也而改
名漢後書奏之詔朝臣會議時中書監荀勗令和嶠太常張華侍
中王濟咸以嶠文質事核有遷固之規實錄之風藏之秘府後太
尉汝南王亮司空衛瓘爲東宮傅列上通講事遂施行嶠所著論
議難駁詩賦之屬數十萬言其所奏官制太子宜還宮及安邊零
祭明堂辟雍浚導河渠巡禹之舊跡置都水官修蠶宮之禮置長
秋事多施行元康三年卒追贈少府諡曰簡嶠性嗜酒率常沉醉

所撰書十典未成而終秘書監何劭奏嶠中子徹為佐著作郎使
踵成之未竟而卒後監繆徽又奏嶠少子暢為佐著作郎克成十
典并草魏晉紀傳與著作郎張載等俱在史官永嘉喪亂經籍遺
沒嶠書存者五一作三十餘卷嶠有三子頤徹暢頤嗣官至長樂內史
暢有才思所著文章數萬言遭寇亂避難荊州為賊所害時年四
十

石鑿

石鑿字林伯樂陵厭次人也出自寒素雅志公亮仕魏歷尚書郎
侍御史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多所糾正朝廷憚之出為并州刺史
假節護匈奴中郎將武帝受禪封堂陽子入為司隸校尉轉尚書
時秦涼為虜所敗遣鑿都督隴右諸軍事坐論功虛偽免官後為
鎮南將軍豫州刺史坐討吳賊虛張首級詔曰昔雲中守魏尚以
斬首不實受刑武牙將軍田順以詐增虜獲自殺誣罔敗法鑿備
大臣吾所取信往者西事公欺朝廷以敗為得竟不推究中間黜
免未久尋復授用冀能補過而乃與下同詐所謂大臣義得爾乎
有司奏是也顧未忍耳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勿削爵土也
久之拜光祿勳復為司隸校尉稍加特進遷右光祿大夫開府領
司徒前代三公冊拜皆設小會所以崇宰輔之制也自魏末已後
廢不復行至鑿有詔令會遂以為常太康末拜司空領太子太傅
武帝崩鑿與中護軍張劭監統山陵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為太傅
楊駿所疑不敢臨喪出營城外時有告亮欲舉兵討駿駿大懼白
太后令帝為手詔詔鑿及張劭使率陵兵討亮劭駿甥也便率所
領催鑿速發鑿以為不然保持之遣人密覘視亮已別道還許昌
於是駿止論者稱之山陵訖封昌安縣侯元康初為太尉年八十

餘克壯慷慨自遇若少年時人美之尋薨諡曰元子暄字處賤襲封歷屯騎校尉

溫羨

溫羨字長卿太原祁人漢護羌校尉序之後也祖恢魏揚州刺史父恭濟南太守兄弟六人竝知名於世號曰六龍羨少以朗寤見稱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卽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及齊王罔輔政以羨攸之故吏意特親之轉吏部尚書先是張華被誅罔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爲非羨駁之曰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於一人也故晏子曰爲已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於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於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爲逆義非所討今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貶責之于義不經通也華竟得追復爵位其後以從駕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大陵縣公邑千八百戶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范陽王虓敗于許昌也自牧冀州羨乃避之惠帝之幸長安以羨爲中書令不就及帝還洛陽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會帝崩懷帝卽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領司徒論者僉謂爲速在位未幾病卒贈司徒諡曰元有三子祇允裕祇字敬齊太傅兩曹掾允字敬咸太子舍人裕字敬嗣尚武安長公主官至左光祿大夫

史臣曰晉氏中朝承累世之資建兼并之業衣冠斯盛英彥如林此數公者或以雅望處台槐或以高名居保傅自非一時之秀亦

曷能至于斯借其參緘於論道之辰獨善於兼濟之日良圖鯁議
無足多談然退已進賢林叔弘推讓之美自家刑國宜伯協恭孝
之規子若之儒素為基偉容之苦節流譽慶垂來葉不亦宜哉石
鑿以公亮升溫羨以明寤顯屬于危亂不隕其名歲寒見松柏之
後彫斯人之謂矣

贊曰讓矣密陵孝哉廣陸欽既博雅表亦貞肅鑒績克宣溫聲載
穆同鏘玉振爭芬蘭郁

晉書四十四 列傳第十四

列傳第十五

劉毅

劉毅字仲雄東萊掖人一作城景王章之後父喈丞相屬毅

幼有孝行少厲清節然臧否人物王公貴人望風憚之僑居平

陽太守杜恕請為功曹沙汰郡吏百餘人三魏稱焉為之語一作曰

但聞劉功曹不聞杜府君魏末本郡察孝廉辟司隸都官從事京

邑肅然毅將彈河南尹司隸不許曰攬獸之犬鼯鼠蹈其背毅曰

既能攬獸又能殺鼠何損於犬投傳而去同郡王基薦毅於公府

曰毅方正亮直挺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往日僑仕平陽為

郡股肱正色立朝舉綱引墨朱紫有分鄭衛不雜孝弟著于邦族

忠貞效於三魏昔孫陽取騏驎於吳坂秦穆拔百里於商旅毅未

及古制

西川出鳳崗
氏國同出

西川出鳳崗
氏國同出

遇知已無所自呈前已口白謹復申請太常鄭袤舉博士文帝辟
爲相國掾辭疾積年不就時人謂毅忠於魏氏而帝怒其顧望將
加重辟毅懼應命轉主簿武帝受禪爲尚書郎駙馬都尉遷散騎
常侍國子祭酒帝以毅忠蹇正直使掌諫官轉城門校尉遷太僕
拜尚書坐事免官咸寧初復爲散騎常侍博士祭酒轉司隸校尉
糾正豪右京師肅然司部守令望風投印綬者甚衆時人以毅方
之諸葛豐蓋寬饒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爲不敬止之
於門外奏劾係傳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帝嘗南郊禮畢喟然問
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對曰可方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
猶克已爲政又平吳會混一天下方之桓靈其已甚乎對曰桓靈
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
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散騎常侍鄒湛進曰
世談以陛下比漢文帝人心猶不多同昔馮唐答文帝云不能用
頗牧而文帝怒今劉毅言犯順而陛下歡然以此相校聖德乃過
之矣帝曰我平天下而不封禪焚雉頭裘行布衣禮卿初無言今
於小事何見褒之甚湛曰臣聞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
蠶作于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故也夫君臣有自然之尊
卑言語有自然之逆順向劉毅始言臣等莫不變色陛下發不世
之詔出思慮之表臣之喜慶不亦宜乎在職六年遷尚書左僕射
時龍見武庫井中帝親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毅獨表曰昔龍降
鄭時門之外子產不賀龍降夏庭沫流不禁卜藏其粢至周幽王
時釁乃發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證據舊典無賀龍之禮詔報
曰正德未修誠未有以膺受嘉祥省來示以爲瞿然賀慶之事宜
詳依典義動靜數示尚書郎劉漢等議以爲龍體旣蒼雜以素文

意者大晉之行戢武興文之應也而毅乃引衰世妖異以疑今之
吉祥又以龍在井爲潛皆失其意潛之爲言隱而不見今龍影質
明煥示人以物非潛之謂也毅應推處詔一作語不聽後陰氣解而復
合或上言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誅故也毅以魏
立九品權時之制未見得人而有八損乃上疏曰臣聞立政者以
官才爲本官才有三難而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
二也情僞難明三也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
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愛憎決于心情僞由乎已公無考校之
負私無告訐之忌用心百態求者萬端廉讓之風滅苟且之俗成
天下訥訥但爭品位不聞推讓竊爲聖朝恥之夫名狀以當才爲
清品輩以得實爲平安危之要不可不明清平者以化之美也在
濫者亂敗之惡也不可不察然人才異能備體者寡器有大小遠
有早晚前鄙後修宜受日新之報抱正違時宜有質直之稱度遠
闕小宜得殊俗之狀任直不飾宜得清實之譽行寡才優宜獲器
任之用是以三仁殊塗而同歸四子異行而均義陳平韓信笑侮
於邑里而收功於帝王屈厝伍胥不容于人主而顯名于竹帛是
篤論之所明也今之中正不精才實務依黨利不均稱尺務隨愛
憎所欲與者獲虛以成與所欲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強弱是
非由愛憎隨世興衰不顧才實衰則削下興則扶上一人之身旬
日異狀或以貨賂自通或以計協登進附託者必達守道者困悴
無報于身必見割奪有私于已必得其欲是以上品無寒門下品
無勢族暨時有之皆曲有故慢主罔時實爲亂源損政之道一也
置州都者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
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便坐之若然自仲尼以上至于庖犧莫不

有失則皆不堪何獨責于中人者哉若殊不修自可更選今重其任而輕其所立品格還訪刁攸攸非州里之所歸非職分之所置今訪之歸正於所不服決事于所不職以長讒構之源以生乖爭之兆似非立都之本旨理俗之深防也王者既善刁攸攸之所下而復選以二千石已有數人劉良上攸之所下石公罪攸之所行駁違之論橫于州里嫌讎之隙結于大臣夫桑妾之訟禍及吳楚鬪雞之變難興魯邦况乃人倫交爭而部黨興刑獄滋生而禍根結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之體將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也為九品者取下者為格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今之中正務自遠者則抑割一國使無上人繼劣下比則拔舉非次并容其公以為格坐成其私君子無小人之怨官政無繩姦之防使得欺明主下亂人倫乃使優劣易異一作地首尾倒錯措一作貴異之器

在凡品之下負戴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陛下踐阼開天地之德弘不諱之詔納忠直之言以覽天下之情太平之基不世之法也然賞罰自王公以至于庶人無不加法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無賞罰之防人心多故清平者寡故怨訟者衆聽之則告訐無已禁絕則侵枉無極與其理訟之煩猶愈侵枉之害今禁訟訴則杜一國之口培一人之勢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而長壅蔽于邪人之銓使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聞損政之道四也昔在前聖之世欲敦風俗鎮靜百姓隆鄉黨之義崇六親之行禮教庠序以相率賢不肖於是見矣然鄉老書其善以獻天子司馬論其能以官於職有司考績以明黜陟故天下之人退而修本州黨有德義朝廷有公正浮華邪佞無所容厝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

面猶不識況盡其才力而中正知與不知其當品狀采譽於臺府
納毀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所知者以
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譽又非
朝廷考績之課遂使進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逐末位以求成不
由行立品不校功黨譽虛妄損政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
才以理物也非虛飾名譽相爲好醜雖孝悌之行不施朝廷故門
外之事以義斷恩既以在官職有大小事有劇易各有功報此人
才之實效功分之所得也今則反之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
品無績於官而獲高敘是爲抑功實而隆虛名也上奪天朝考績
之分下長浮華朋黨之士損政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得其
能則成失其能則敗今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爲例以品
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爲本品之所限若狀得其實
猶品狀相妨繫繫選舉使不得精於才宜況今九品所疎則削其
長所親則飾其短徒結白論以爲虛譽則品不料能百揆何以得
理萬機何以得修損政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爲褒貶當
時天下少有所忌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
貶之義任愛憎之斷清濁同流以植其私故及違前品大其形勢
以驅動衆人使必歸已進者無功以表勸退者無惡以成懲勸
不明則風俗汙濁天下人焉得不解德行而銳人事損政八也由
此論之選中正而非其人授權勢而無賞罰或缺中正而無禁檢
故邪黨得肆枉濫縱橫雖職名中正實爲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
損或恨結於親親猜生於骨肉當身困于敵讎子孫離其殃咎斯
乃歷世之患非徒當今之害也是以時主觀時歷法防姦消亂靡
有常則故周因於殷有所損益至于中正九品上聖古賢皆所不

爲豈蔽於此事而有不周哉將以政化之宜無取乎此也自魏立
以來未見其得人之功而生讎薄之累毀風敗俗無益於化古今
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爲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
代之美制疏奏優詔答之後司空衛瓘等亦共表宜省九品復古
鄉議里選帝竟不施行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議切直無所曲
撓爲朝野之所式瞻嘗散齋而疾其妻省之毅便奏加妻罪而請
解齋妻子有過立加杖捶其公正如此然以峭直故不至公輔帝
以毅清貧賜錢三十萬日給米肉年七十告老久之見許以光祿
大夫歸第門施行馬復賜錢百千後司徒舉毅爲青州大中正尚
書以毅懸車致仕不宜勞以碎務陳留相樂安孫尹表曰禮凡卑
者執勞尊者居逸是順敘之宜也司徒魏舒司隸校尉嚴詢與毅
平齒相近往者同爲散騎常侍後分授外內之職資塗所經出處
一致今詢管四十萬戶州兼董司百僚總攝機要舒所統殷廣兼
執九品銓十六州論議主者不以爲劇毅俱以知一州便謂不宜
累以碎事於毅太優詢舒太劣若以前聽致仕不宜復與遷授位
者故光祿大夫鄭袤爲司空是也夫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尚可復
委以宰輔之任不可諮以人倫之論臣竊所未安昔鄭武公年過
八十入爲周司徒雖過懸車之年必有可用毅前爲司隸直法不
撓當朝之臣多所按劾諺曰受堯之誅不能稱堯直臣無黨古今
所悉是以汲黯死於淮陽董仲舒裁爲諸侯之相而毅獨遭聖明
不離輦轂當世之士咸以爲榮毅雖身偏有風疾而志氣聰明一
州品第不足勞其思慮毅疾惡之心小過主者必疑其論議傷物
故高其優禮令去事實此爲機閣毅使絕人倫之路也臣州茂德
惟毅越毅不用則清談倒錯矣於是青州自二品已上光祿勳石

鑒等共奏曰謹按陳留相孫尹表及與臣等書如左臣州履境海岱而參風齊魯故人俗務本而世敦德讓今雖不克於舊而遺訓猶存是以人倫歸行士識所守也前被司徒符當參舉州大中正僉以光祿大夫毅純孝至素著在鄉閭忠允亮直竭于事上仕不爲榮惟期盡節正身率道崇公忘私行高義明出處同揆故能令義士宗其風景州閭歸其清流雖年耆偏疾而神明克壯實臣州人士所思準繫者矣誠以毅之明格能不言而信風之所動清濁必偃以稱一州咸同之望故也竊以爲禮賢尚德教之大典王制奪與動爲開塞而士之所歸人倫爲大臣等虛劣雖言廢於前今承尹書敢不列啓按尹所執非惟惜名議於毅之身亦通陳朝宜奪與大準以爲尹言當否應蒙評議由是毅遂爲州都銓正人流清濁區別其所彈貶自親貴者始太康六年卒武帝撫机驚曰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卽贈儀同三司使者監護喪事羽林左監北海王宮上疏曰中詔以毅忠允匪躬贈班台司斯誠聖朝考績以毅著勳之美事也臣謹按諡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竝立而有號無諡于義不體臣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諡法主于行而不繼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而高行不加之諡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銘跡所殊臣願聖世舉春秋之遠制改列爵之舊限使夫功行之實不相掩替則莫不率賴若以革舊毀制非所倉卒則毅之忠益雖不攻城略地論德進爵亦應在例臣敢惟行甫請周之義謹牒毅功行如右帝出其表使八座議之多同宮議奏寢不報上子暉總

暉字長升正直有父風太康初爲博士會議齊王攸之國加崇典禮暉與諸博士坐議違旨武帝大怒收暉等付廷尉會赦得出免

官初暉父毅疾馮統姦佞欲奏其罪未果而卒至是統位宦日隆
暉慨然曰使先人在不令統得無患後為酸棗令轉侍御史會司
徒王渾主簿劉輿獄辭連暉將收付廷尉渾不欲使府有過欲距
劾自舉之與暉更相曲直渾怒便遜位還第暉乃奏渾曰謹按司
徒王渾蒙國厚恩備位鼎司不能上佐天子調和陰陽下遂萬物
之宜使卿大夫各得其所敢因劉輿距扞詔使私欲大府與長獄
訟昔陳平不答漢文之問邴吉不問死人之變誠得宰相之體也
既與刑獄怨懟而退舉動輕速無大臣之節請免渾官右長史楊
丘亭侯劉肇便僻善柔苟于阿順請大鴻臚削爵士諸聞暉此奏
者皆歎美之其後武庫火尚書郭彰率百人自衛而不救火暉正
色詰之彰怒曰我能截君角也暉勃然謂彰曰君何君恃寵作威
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眾人解釋

乃止彰久貴豪侈每出輒從百餘人自此之後務從簡素暉遷太
原內史趙王倫篡位假征虜將軍不受與三王共舉義惠帝復作
暉為左丞正色立朝三臺尚書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
海一作公繇及王粹董艾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遷中庶子左
衛將軍司隸校尉奏免武陵王澹及綏劉坦桓緄李暄等長沙王
又討齊王問暉豫謀封朱虛縣公千八百戶又死坐免頃之復為
司隸及惠帝之幸長安也留暉守洛陽河間王顥遣使鳩羊皇后
暉乃與留臺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等上表理后無罪語在后傳
顥見表大怒遣陳顏呂朗率騎五千收暉暉東奔高密王略會劉
根作逆略以暉為大都督加鎮軍將軍討根暉戰失利還洛至酸
棗值東海王越奉迎大駕及帝還洛美后及宮后遣使謝暉曰賴
劉司隸忠誠之志得有今日以舊勳復封爵加光祿大夫暉妻前

卒先陪陵葬子更生初婚家法婦當拜墓攜賓客親屬數千乘載酒食而行先是洛陽令王稜為越所信而輕噉噉每欲繩之稜以為怨時劉聰王彌屯河北京邑危懼稜告越云噉與彌鄉親而欲投之越嚴騎將追噉右長史傅宣明噉不然噉聞之未至墓而反以正義責越越甚慙及劉曜寇京師以噉為撫軍將軍假節都督城守諸軍事曜退遷尚書僕射越憚噉久居監司又為眾情所歸乃以為右光祿大夫領太子少傅加散騎常侍外示崇進實奪其權懷帝又詔噉領衛尉加特進後復以噉為司隸加侍中噉五為司隸允協物情故也王彌入洛百官殲焉彌以噉鄉里宿望故免於難噉因說彌曰今英雄競起九州幅裂有不世之功者宇內不容將軍自與兵已來何攻不剋何戰不勝而復與劉曜不協宜思文種之禍以范蠡為師且將軍可無帝王之意東王本州以觀時

勢上可以混一天下下可以成鼎峙之事豈失孫劉乎蒯通有言將軍宜圖之彌以為然使噉于青州與曹疑謀且徵之噉至東河為石勒游騎所獲見彌與疑書而大怒乃殺之噉有二子佑白佑為太傅屬白太子舍人白果烈有才用東海王越忌之竊遣上軍何倫率百餘人入噉第為劫取財物殺白而去

總字弘紀好學直亮後叔父彪位至北軍中侯

程衛

程衛字長玄廣平曲周人也少立操行彊正方嚴劉毅聞其名辟為都官從事毅奏中護軍羊琇犯憲應死武帝與琇有舊乃遣齊王攸喻毅毅許之衛正色以為不可徑自馳車入護軍營收琇屬吏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于毅由是名振遐邇百官厲行遂辟公府掾遷尚書郎侍御史在職皆以事幹顯補洛陽令

歷安定頓丘太守所莅著績卒于官

和嶠

和嶠字長興汝南西平人也祖洽魏尚書令父迨魏吏部尚書嶠少有風格慕舅夏侯玄之為人厚自崇重有盛名于世朝野許其能整風俗理人倫襲父爵上蔡伯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潁川太守為政清簡甚得百姓歡心太傅從事中郎庾顗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礫硠多節目施之大厦有棟梁之用賈充亦重之稱於武帝入為給事黃門侍郎遷中書令帝深器遇之舊監令共車入朝時荀勗為監嶠鄙勗為人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嶠始也吳平以參謀議功賜弟郁爵汝南亭侯嶠轉侍中愈被親禮與任愷張華相善嶠見太子不令因侍坐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季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帝默然不答後與荀顗荀勗同侍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既奉詔而還顗勗竝稱太子明識弘雅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耳帝不悅而起嶠退居恒懷慨歎知不見用猶不能已在御坐言及社稷未嘗不以儲君為憂帝知其言忠每不酬和後與嶠語不及來事或以告賈妃妃銜之太康末為尚書以母憂去職及惠帝即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太子朝西宮嶠從入賈后使帝問嶠曰卿昔為我不了家事今日定云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臣敢逃其罪乎元康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本位如前永平初策諡曰簡嶠家產豐富擬于王者然性至吝以是獲譏于世杜預以為嶠有錢癖以弟郁子濟嗣位至中書郎郁字仲興才望不及嶠而以清幹稱歷尚書左右僕射中書令尚書令洛陽傾沒奔于荀晞疾卒

武咳

武咳字元夏沛國竹邑人也父周魏衛尉咳沈敏有器量早獲時譽與二弟韶叔夏茂季夏竝總角知名雖諸父兄弟及鄉閭宿望莫能覺其優劣同郡劉公榮有知人之鑒常造周周見其三子焉公榮曰皆國士也元夏最優有輔佐之才陳力就列可爲亞公叔夏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咳少好人倫與潁川陳泰友善魏明帝世累遷下邳太守景帝爲大將軍引爲從事中郎累遷司隸校尉轉太僕卿初封亭侯五等建改封薛縣侯文帝甚親重之數與詮論時人常問陳泰孰若其父群咳各稱其所長以爲群泰略無優劣帝然之泰始初拜尚書掌吏部遷左僕射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咳以宿齒舊臣名位隆重自以無佐命之功又在魏已爲大臣不得已而居位深懷遜讓終始全潔當世以爲美談卒于位諡曰定子輔嗣韶歷吏部郎太子右衛率散騎常侍茂以爲名亞于咳爲上洛太守散騎常侍侍中尚書潁川荀愷年少于茂卽武帝姑子自負貴戚欲與茂交距而不答由是致怨及楊駿誅愷時爲僕射以茂駿之姨弟陷爲逆黨遂見害茂清正方直聞於朝野一旦枉酷天下傷焉侍中傅祗上表申明之後追贈光祿勳

任愷

任愷字元爽樂安博昌人也父吳魏太常愷少有識量尚魏明帝女累遷中書侍郎員外散騎常侍晉國建爲侍中封昌國縣侯愷有經國之幹萬機大小多管綜之性忠正以社稷爲己任帝器而昵之政事多諮焉泰始初鄭沖王祥何曾荀顗裴秀等各以老疾歸第帝優寵大臣不欲勞以筋力數遣愷諭旨于諸公諮以當世大政參議得夫愷惡賈充之爲人也不欲令久執朝政每裁抑焉

充病之不知所爲後承間言愷忠貞局正宜在東宮使護太子帝從之以爲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充計畫不行會秦雍寇擾天子以爲憂愷因曰秦涼覆敗關右騷動此誠國家之所深慮宜速鎮撫使人心有庇自非威望重臣有計略者無以康西土也帝曰誰可任者愷曰賈充其人也中書令庾純亦言之於是詔充西鎮長安充用荀勗計得留充旣爲帝所遇欲專名勢而庾純張華溫顯向秀和嶠之徒皆與愷善楊珧王恂華廙等充所親敬于是明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于式乾殿而謂充等曰朝廷宜一大臣當和充愷各拜謝而罷旣而充愷等以帝已知之而不責結怨愈深外相崇重內甚不平或謂充謀曰愷總門下樞要得與上親接宜啓令典選便得漸疎此一都令史事耳且九流難精間隙易乘充因稱愷才能宜在官人之職帝不之疑謂充舉得其才卽日以愷爲吏部尚書加奉車都尉愷旣在尚書選舉公平盡心所職然侍觀轉希充與荀勗馮紕承間浸潤謂愷豪侈用御食器充遣尚書右僕射高陽王珪奏愷遂免官有司收太官宰人檢數是愷妻齊長公主得賜魏時御器也愷旣免而毀謗益至帝漸薄之然山濤明愷爲人通敏有智局舉爲河南尹坐賊發不獲又免官復遷光祿勳愷素有識鑒加以在公勤恪甚得朝野稱譽而賈充朋黨又諷有司奏愷與立進令劉友交關事下尚書愷對不伏尚書杜友廷尉劉良竝忠公士也知愷爲充所抑欲申理之故延留而未斷以是愷及友良皆免官愷旣失職乃縱酒耽樂極滋味以自奉養初何劭以公子奢侈每食必盡四方珍饌愷乃踰之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筯處愷時因朝請帝或慰諭之愷初無復言惟泣而已後起爲太僕轉太常初魏舒雖歷位郡守而未被任遇愷爲侍中

薦舒為散騎常侍至是舒為右光祿開府領司徒帝臨軒使愷拜授舒雖以弘量寬簡為稱時以愷有佐世器局而舒登三公愷止守散卿莫不為之憤歎也愷不得志竟以憂卒時年六十一諡曰元子罕嗣罕字子倫幼有門風才望不及愷以淑行致稱為清平佳士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兗州刺史大鴻臚

崔洪

崔洪字良伯博陵安平人也高祖寔著名漢代父讚魏吏部尚書左僕射以雅量見稱洪少以清厲顯名骨鯁不同于物人之有過輒而折之而退無後言武帝世為御史治書時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瘖不能言淑得藁爵恢始仕為博士祭酒散騎常侍翟嬰薦恢高行邁俗侔繼古烈洪奏恢不敦儒素今學生番直左右雖有讓侯微善不得稱無倫輩嬰為浮華之目遂免嬰官朝廷憚之尋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叢生荆一作棘刺來自博陵在南為鷄在北為鷹遷吏部尚書舉用甄明門無私謁薦雍州刺史郤詵代已為左丞詵後糾洪洪謂人曰我舉郤丞而還奏我是援弩自射也詵聞曰昔趙宣子任韓厥為司馬以軍法戮宣子之僕宣子謂諸大夫曰可賀我矣我選厥也任其事崔侯為國舉才我以才見舉一作用惟官是視各明至公何故私言乃至此洪聞其言而重之洪口不言貨財手不執珠玉汝南王亮常譙公卿以琉璃鍾行酒酒及洪洪不執亮問其故對曰慮有執玉不趨之義故爾然一多實乖其常性故為詭說楊駿誅洪與都水使者王佑親坐見黜後為大司農卒于官子廓一作廊散騎侍郎亦以正直稱

郭奕

郭奕字大業太原陽人也少有重名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初
為野王令羊祜常過之奕歎曰羊叔子何必滅郭大業少選一作還復
往又歎曰羊叔子去人遠矣遂送祜出界數百里坐此免官咸熙
末為文帝相國主簿時鍾會及于蜀荀勗即會之從甥少長會家
勗為文帝掾奕啓出之帝雖不用然知其雅正武帝踐阼初建東
宮以奕及鄭默竝為中庶子遷右衛率驍騎將軍封平陵男咸寧
初遷雍州刺史鷹揚將軍尋假赤幢蓋曲鼓吹奕有寡姊隨奕之
官姊下僮僕多有姦犯而為人所糾奕省按畢曰大丈夫豈當以
老姊求名遂遣而不問時亭長李含一作合有俊才而門寒為豪族所
排奕用為別駕含一作合後果有名位時以奕為知人太康中徵為尚
書奕有重名當世朝臣皆出其下時帝委任楊駿奕表駿小器不
可任以社稷帝不聽駿後果誅及奕疾病詔賜錢二十萬日給酒

米太康八年卒太常上諡為景有司議以貴賤不同號諡與景皇
同不可請諡曰穆詔曰諡所以旌德表行按諡法一德不懈為簡
奕忠毅清直立德不渝於是遂賜諡曰簡

侯史光

侯史光字季明東萊掖人也幼有才悟受學於同縣劉夏舉孝廉
州辟別駕咸熙初為洛陽典農中郎將封關中侯泰始初拜散騎
常侍尋兼侍中與皇甫陶荀廙持節循省風俗及還奏事稱旨轉
城門校尉進爵臨海侯其年詔曰光忠亮篤素有居正執義之心
歷職內外恪勤在公其以光為御史中丞雖屈其列校之位亦所
以伸其司直之才光在職寬而不縱太保王祥久疾廢朝光奏請
免之詔優祥而寢光奏後遷少府卒官詔賜朝服一具衣一襲錢
三十萬布百匹及葬又詔曰光厲志守約有清忠之節家極貧儉

其賜錢五十萬光儒學博士歷官著績文筆奏議皆有條理長子
玄嗣官至玄菟太守卒子施嗣東莞太守

何攀

何攀字惠興蜀郡郫人也仕州為主簿屬刺史皇甫晏為牙門張
弘所害誣以大逆時攀適丁母憂遂詣梁州拜表證晏不反故晏
冤理得申王濬為益州辟為別駕濬謀伐吳遣攀奉表詣臺口陳
事機詔再引見乃令張華與攀籌量進討之宜濬兼遣攀過羊祜
面陳伐吳之策攀善于將命帝善之詔攀參濬軍事及孫皓降于
濬而王渾恚于後機欲一作將攻濬攀勸濬送皓與渾由是事解以攀
為濬輔國司馬封關內侯轉棗陽令上便宜十事甚得名稱除廷
尉平時廷尉卿諸葛沖以攀蜀士輕之及其斷疑獄沖始歎服遷
宣城太守不行轉散騎侍郎楊駿執政多樹親屬大開封賞欲以

恩澤自衛攀以一作與石崇

止議奏之語在崇傳帝不納以

豫誅駿功封西城侯邑萬戶賜一作匹

平鄉侯兄子遠關中

侯攀固讓所封戶及絹之半餘所受者分給中外宗親略不入已
遷翊軍校尉頃之出為東羌校尉徵為揚州刺史在任三年遷大
司農轉兗州刺史加鷹揚將軍固讓不就太常成粲左將軍卞粹
勳一作在職中詔又加切厲攀竟一作趙王倫篡位遣使召
攀居心平允莅官整肅愛一作人切一作儒貴才為梁益二州中
遺滯巴西陳壽闕又一作皆西州名士竝被鄉閭所
滯議十餘年攀申明曲直咸免冤濫攀雖居顯職家甚貧素無
妾媵伎樂惟以周窮濟乏為事子璋嗣亦有父風
史臣曰幽厲不君上德猶懷進善共驩在位大聖之所不堪況乎

志士仁人寧求苟合，以其寵秩所以繫其存亡者也。雖復自口銷
撫劔馳，闕敗車猶踐而諫，主不易譏，臣實難劉毅一
受詳觀餘烈，亦各其心焉。若夫武陔懷魏臣
之道長升勸王，尊何攀從趙倫之命，君子
之人觀乎也。

忠塞揚庭，身方諸葛，帝擬桓靈，大業非楊元袞，誚
施大厦，崔門不謁，聲飛朝野，侯史武陔，輔佐之才
何平允冤濫多迴。

晉書四十五 列傳第十五

魏書卷四十五

晉書四十六 列傳第十六

劉頌

劉頌字子雅，廣陵人。漢廣陵厲王胥之後也。世為名族，同郡有雷
蔣、穀、魯四姓，皆出其下。時人為之語曰：雷、蔣、穀、魯、劉，最為祖父觀。
平陽太守頌少能辨物理，為時人所稱。察孝廉，舉秀才，皆不就。文
帝辟為相府掾，奉使于蜀。時蜀新平，人饑土荒，頌表求振貸，不待
報而行。由是除名。武帝踐阼，拜尚書三公郎，典科律，申冤訟。累遷
中書侍郎，咸寧中，詔頌與散騎郎白袞巡撫荆揚，以奉使稱旨，轉
黃門郎，遷議郎，守廷尉。時尚書令史扈寅非罪下獄，詔使考竟。頌
執據無罪，寅遂得免。時人以頌比張釋之。在職六年，號為詳平。會
滅吳，諸將爭功，遣頌校其事。以王渾為上功，王濬為中功，帝以頌

及古則

魏書卷四十六

持法失理左遷京兆太守不行轉任河內臨發上便宜多所納用郡界多公主一作王水碓逼塞流水轉為浸害頌表罷之百姓獲其便利尋以母憂去職服闋除淮南相在官嚴整甚有政績舊修芍陂年用數萬人豪彊兼并孤貧失業頌使大小戮力計功受分百姓歌其平惠頌在郡上疏曰臣昔忝河內臨辭受詔卿所言悉要事宜小大數以聞恒苦多事或不能悉有報勿以為疑臣受詔之日喜懼交集益思自竭用忘其鄙願以螢燭增暉重光到郡草具所陳如左未及書上會臣嬰丁天罰寢頓累年今謹封上前事臣雖才不經國言淺多違猶願陛下垂省使臣微誠得經聖鑒不總棄于常案如有足採冀補萬一伏見詔書開啓土宇以支百世封建戚屬咸出之藩夫豈不懷公理然也樹國全制始成于今超秦漢魏氏之局節紹五帝三代之絕跡功被無外光流後裔魏魏盛美三五之君殆有慙德何則彼因自然而就之異乎絕跡之後更創之雖然封幼稚皇子于吳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吳越剽輕庸蜀險絕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吳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時之至患也又內兵外守吳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主以鎮撫之使內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為國文武眾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于編戶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竝敘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于國內內兵得散新邦又安兩獲其所干事為宜宜取同姓諸王年二十以上人才高者分王吳蜀以其去近就遠割裂土宇令倍於舊以徙封故地用王幼稚須皇子長乃遣君之於事無晚也急所須地交得長主此事宜也臣所陳封建今大義已舉然餘眾事儻有足採以參成制故皆并列

本事臣聞不憚危悔之患而願獻所見者盡忠之臣也垂聽逆耳
甘納苦言者濟世之君也臣以期運幸遇無諱之朝雖嘗抗疏陳
辭汜論政體猶未悉所見指言得失徒荷恩寵不異凡流臣竊自
愧不盡忠規無以上報謹列所見如左臣誠未自許所言必當然
要以不隱所懷爲上報之節若萬一足採則微臣更生之年如皆
瞽妄則國之福也願陛下缺半日之間垂省臣言伏惟陛下雖應
天順人龍飛踐阼爲創基之主然所遇之時實是叔世何則漢末
陵遲闕賢用事小人專朝君子在野政荒衆散遂以亂亡魏武帝
以經畧之才撥煩理亂兼肅文教積數十年至于延康之初然後
吏清下順法始大行逮至文明二帝奢淫驕縱傾殆之主也然內
盛臺榭聲色之娛外當三方英豪嚴敵事成克舉少有愆違其故
何也實賴前緒以濟勳業然法物政刑固已漸頽矣自嘉平之初

晉祚始基逮于咸熙之末其間累年雖鈇鉞屢斷翦除凶醜然其
存者咸蒙遭時之恩不軌于法泰始之初陛下踐阼其所服乘皆
先代功臣之胤非其子孫則其曾玄古人有言膏粱之性難正故
曰時遇叔世當此之秋天地之位始定四海洗心整綱之會也然
陛下猶以用才因宜法寬有由積之在素異于漢魏之先三祖崛
起易朝之爲未可一旦直繩御下誠時宜也然至所以爲政矯世
衆務自宜漸出公塗法正威斷日遷就肅警由行舟雖不橫截迅
流然俄向所趨漸靡而往終得其濟積微稍著以至于今可以言
政而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政功美績未稱聖旨凡諸事業不茂
既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及叔世之弊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
無慮乎意者臣言豈不少槩聖心夫願惟萬載之事理在二端天
下大器一安難傾一傾難正故慮經後世者必精目下之政政安

遺業使數世賴之若乃兼建諸侯而樹藩屏深根固蒂則祚延無窮可以比跡三代如或當身之政遺風餘烈不及後嗣雖樹親戚而成國之制不建使夫後世獨任智力以安大業若未盡其理雖經異時憂責猶追在陛下將如之何願陛下善當今之政樹不拔之勢則天下無遺憂矣夫聖明不世及後嗣不必賢此天理之常也故善爲天下者任勢而不任人任勢者諸侯是也任人者郡縣是也郡縣之察小政理而大勢危諸侯爲邦近多違而遠慮固聖王推終始之弊權輕重之理包彼小違以據大安然後足以藩固內外維鎮九服夫武王聖主也成王賢嗣也然武王不恃成王之賢而廣封建者慮經無窮也且善言今者必有驗之于古唐虞以前書文殘缺其事難詳至于三代則竝建明德及興王之顯親列爵五等開國承家以藩屏帝室延祚久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僅將千載逮至秦氏罷侯置守子弟不分尺土孤立無輔二世而亡漢承周秦之後雜而用之前後二代各二百餘年揆其封建不用雖強弱不適制度舛錯不盡事中然跡其衰亡恒在同姓失職諸侯微時不在彊盛昔呂氏作亂幸賴齊代之援以寧社稷七國叛逆梁王捍之卒弭其難自是之後威權削奪諸侯止食租奉甚者至乘牛車是以王莽得擅本朝遂其姦謀傾蕩天下毒流生靈光武紹起雖封樹子弟而不建成國之制祚亦不延魏氏承之圈閉親戚幽囚子弟是以神器速傾天命移在陛下長短之應禍福之徵可見于此又魏氏雖正位居體南面稱帝然三方未賓正朔有所不加實有戰國相持之勢大晉之興宣帝定燕太祖平蜀陛下滅吳可謂功格天地土廣三王舟車所至人迹所及皆爲臣妾四海大同始于今日宜承大勳之籍及陛下聖明之時開啓土宇使

同姓必王建久安于萬載垂長世于無窮臣又聞國有任臣則安有重臣則亂而王制人君立子以適不以長立適以長不以賢此事情之不可易者也而賢明至少不肖至衆此固天理之常也物類相求感應而至又自然也是以闇君在位則重臣盈朝明后臨政則任臣列職夫任臣之與重臣俱執國統而立斷者也然成敗相反邪正相背其故何也重臣假所資以樹私任臣因所籍以盡公盡公者政之本也樹私者亂之源也推斯言之則泰日少亂日多政教漸頽欲國之無危不可得也又非徒唯然而已借令愚劣之嗣蒙先哲之遺緒得中賢之佐而樹國本根不深無幹輔之固則所謂任臣者化而爲重臣矣何則國有可傾之勢則執權者見疑衆疑難以自信而甘受死亡者非人情故也若乃建基旣厚藩屏疆禦雖置幼君赤子而天下不懼曩之所謂重臣者今悉反忠而爲任臣矣何則理無危勢懷不自猜忠誠得著不惕于邪故也聖王知賢哲之不世及故立相持之勢以御其臣是以五等旣列臣無忠慢同于竭節以徇其上群后旣建繼體賢鄙亦均一契等于無慮且樹國苟固則所任之臣得賢蓋理次委中智亦足以安何則勢固易持故也然則建邦苟盡其理則無向不可是以周室自成康以下逮至宣王宣王之後到于赧王其間歷載朝無名臣而宗廟不隕者諸侯維持之也故曰爲社稷計莫若建國夫邪正逆順者人心之所繫服也今之建置宜審量事勢使諸侯率義而動同忿俱奮令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惕于邪而起孤立無黨所蒙之籍不足獨以有爲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善識事勢之士深共籌之建侯之理使君樂其國臣榮其朝各流福祚傳之無窮上下一心愛國如家視百姓如子然後能保荷天

祿兼翼王室今諸王裂土皆兼千古之諸侯而君賤其爵臣恥其位莫有安志其故何也法同郡縣無成國之制故也今之建道宜使率由舊章一如古典然人心繫常不累十年好惡未改情願未移臣之愚慮以爲宜早創大制遲回衆望猶在十年之外然後能令君臣各安其位榮其所蒙上下相持用成藩輔如今之爲適足以虧天府之藏徒棄穀帛之資無補鎮國衛上之勢也古者封建既定各有其國後雖王之子孫無復尺土此今事之必不行者也若推親疎轉有所廢以有所樹則是郡縣之職非建國之制今宜豫開此地令十世之內使親者得轉處近十世之遠近郊地盡然後親疎相維不得復如十世之內然猶樹親有所遲天下都滿已彌數百千年矣今方始封而親疎倒施甚非所宜宜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數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親疎遠近不錯其宜然後可以永安古者封國大者不過土方百里然後人數殷衆境內必盈其力足以備充制度今雖一國周環近將千里然力實寡不足以奉國典所遇不同故當因時制宜以盡事適今宜令諸王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于古典所應有者悉立其制然非急所須漸而備之不得頓設也須車甲器械旣具群臣乃服綵章倉廩已實乃營宮室百姓已足乃備官司境內充實乃作禮樂唯宗廟社稷則先建之至于境內之政官人用才自非內史國相命于天子其餘衆職及死生之斷穀帛資實慶賞刑威非封爵者悉得專之今臣所舉二端蓋事之大較其所不載應在二端之屬者以此爲率今諸國本一郡之政耳若備舊典則官司以數事所不須而以虛制損實力至于慶賞刑斷所以衛下之權不重則無以威衆人而衛上故臣之愚慮欲令諸侯權具國容少而軍容多然亦終于必

備今事爲宜周之建侯長享其國與王者竝遠者僅將千載近者
猶數百年漢之諸王傳祚暨至曾玄人性不甚相遠古今一揆而
短長甚違其故何邪立意本殊而制不同故也周之封建使國重
於君公侯之身輕于社稷故無道之君不免誅放敦興滅繼絕之
義故國祚不泯不免誅放則群后一作思懼胤嗣必繼是無亡國也
諸侯思懼然後軌道下無亡國天子乘之理勢自安此周室所以
長在也漢之樹置君國輕重不殊故諸王失度陷于罪戮國隨以
亡不崇興滅繼絕之序故下無固國天子居上勢孤無
輔故姦臣擅朝易傾大業今宜反漢之弊修周舊跡國君雖或失
道陷于誅絕又無子應除苟有始封支胤不問遠近必紹其祚若
無遺類則虛建之須皇子生以繼其統然後建國無滅又班固稱
諸侯失國亦猶網密今又宜都寬其檢且建侯之理本經盛衰大
制都定班之群后著誓丹青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諸宗廟副在
有司寡弱小國猶不可危豈况萬乘之主承難傾之邦而加其上
則自然永久居重固之安可謂根深華嶽而四維之也臣之愚願
陛下置天下于自安之地寄大業于固成之勢則可以無遺憂矣
今閭閻少名士官司無高能其故何也清議不肅人不立德行在
取容故無名士下不專局又無考課吏不竭節故無高能無高能
則有疾世事少名士則後進無準故臣思立吏課而肅清議夫欲
富貴而惡貧賤人理然也聖王大諳物情知不可去故直同公私
之利而詭其末道使夫欲富者必先由貧欲貴者必先安賤安賤
則不矜不矜然後廉恥厲守貧者必節欲節欲然後操全以此處
務乃得盡公盡公者富貴之徒也爲無私者終得其私故公私之
利同也今欲富者不由貧自得富欲貴者不安賤自得貴公私之

塗既乖而人情不能無私私利不可以公得則恒肯公而橫務是以風節日頹公理漸替人士富貴非軌道之所得以此爲政小在難期然教頹來旣久難及一朝又世放都靡營欲比肩群士渾然庸行相似不可頓肅甚殊黜陟也且教不求盡善善在抑尤同修之中猶有甚泰使夫昧適情之樂者損其顯榮之貴俄在不鮮之地約已潔素者蒙儉德之報列于清官之上二業分流令各有蒙然俗放都奢不可頓肅故臣私慮願先從事于漸也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于天日故非垂聽所得周覽是以聖王之化執要而已委務于下而不以事自嬰也分職旣定無所與焉非憚日昃之勤而牽于逸豫之虞誠以政體宜然事勢致之也何則夫造創謀始逆闇是非以別能否甚難察也旣以施行因其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識在考終難察在造始故人君恒居其易則安人臣不處其難則亂今陛下每精事始而略于考終故群吏慮事懷成敗之懼輕飾文采以避目下之譴重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今人主能恒居易執要以御其下然後人臣功罪形于成敗之徵無逃其誅賞故罪不可蔽功不可誣功不可誣則能者勸罪不可蔽則違慢日肅此爲國之大略也臣竊惟陛下聖心意在盡善懼政有違故精事始以求無失又以衆官勝任者少故不委務寧居日昃也臣之愚慮竊以爲今欲盡善故宜考終何則精始難校故也又群官多不勝任亦宜委務使能者得以成功不能者得以著敗敗著可得而廢功成可得遂任然後賢能常居位以善事闇劣不得以尸祿害政如此不已則勝任者漸多經年少久卽群司徧得其人矣此校才考實政之至務也今人主不委事仰成而與諸下共造事始則功罪難分下不專事居官不久故能否不別何以

驗之今世士人決不悉良能也又決不悉疲軟也然今欲舉一忠賢不知所賞求一負敗不知所罰及其免退自以犯法耳非不能也登進者自以累資及人間之譽耳非功實也若謂不然則當今之政未稱聖旨此其徵也陛下御今法爲政將三十年而功未日新其咎安在古人有言琴瑟不調甚者必改而更張凡臣所言誠政體之常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陛下縱未得盡仰成之理都委務于下至于今事應奏御者蠲除不急使要事得精可三分之二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于古制爲重事所不須然今未能省并可出衆事付外寺使得專之尚書爲其都統若丞相之爲惟立法創制死生之斷除名流徙退免大事及連度支之事臺乃奏處其餘外官皆專斷之歲終臺閣課功校簿而已此爲九卿造創事始斷而行之尚書書主賞罰繩之其勢必愈考成司非而已于今親掌者動受成于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監司以法舉罪獄官案劾盡實法吏據辭守文大較雖同然至于施用監司與夫法獄體宜小異獄官唯實法吏唯文監司則欲舉大而略小何則夫細過微闕謬妄之失此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此所謂欲理而反亂者也故善爲政者綱舉而網疏綱舉則所羅者廣網疏則小必漏所羅者廣則爲政不苛此爲政之要也而自近世以來爲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微過不足以害政舉之則微而益亂大綱不振則豪彊橫肆豪彊橫肆則百姓失職矣此錯所急而倒所務之由也今宜令有司反所常之政使天下可善化及此非難也人主不善碎密之案必責犯彊舉尤之奏當以盡公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大姦犯政

而亂兆庶之罪者類出富彊而豪富者其力足憚其貨足欲是以官長顧勢而頓筆下吏縱姦懼所司之不舉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不亮固已在其中矣非徒無益于政體清議乃由此而益傷古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又曰過而能改又曰不貳過凡此數者皆是賢人君子不能無過之言也苟不至于害政則皆天網之所漏所犯在甚泰然後王誅所必加此舉罪淺深之大例者也故君子得全美以善事不善者必夷戮以警衆此爲政誅赦之準式也何則所謂賢人君子苟不能無過小疵不可以廢其身而輒繩以法則愧於明時何則雖有所犯輕重甚殊于士君子之心受責不同而名不異者故不軌之徒得引名自方以惑衆聽因名可亂假力取直故清議益傷也凡舉過彈違將以肅風論而整世教今舉小過清議益頽是以聖人一作王

深識人情而達政體故其稱曰不以一眚掩大德又曰赦小過舉賢才又曰無求備于一人故冕而前旒充續塞耳意在善惡之報必取其尤然後簡而不漏大罪必誅法禁易全也何則害法在犯尤而謹搜微過何異放兕豹于公路而禁鼠盜于隅隙古人有言鈇鉞不用而刀鋸日弊不可以爲政此言大事緩而小事急也時政所失少有此類陛下宜反而求之乃得所務也夫權制不可以經常政乖不可以守安此言攻守之術異也百姓雖愚望不虛生必因時而發有因而發則望不可奪事變異前則時不可違明聖達政應赴之速不及下車故能動合事機大得人情昔魏武帝分離天下使人役居戶各在一方旣事勢所須且意有曲爲權假一時以赴所務非正典也然逡巡至今積年未改百姓雖身丁其困而私怨不生誠以三方未悉蕩并知時未可以求安息故也是以

甘役如歸視險若夷至于平吳之日天下懷靜而東南二方六州郡兵將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給京城運漕父南子北室家分離咸更不寧又不習水土運役勤瘁竝有死亡之患勢不可久此宜大見處分以副人望魏氏錯役亦應改舊此二者各盡其理然黔首感恩懷德謳吟樂生必十倍于今也自董卓作亂以至今近出百年四海勤瘁丁難極矣六合渾并始于今日兆庶思寧非虛望也然古今異宜所遇不同誠亦未可以希遵在昔放息馬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國兵備待事其鄉實在可爲縱復不得悉然爲之苟盡其理可靜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內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政務多端世事之未盡理者難徧以疏舉振領總綱要在三條凡政欲靜靜在息役息役在無爲倉廩欲實實在利農利農在平糴爲政欲著信著信在簡賢簡賢在官久官久非

難也連其班級自非才宜不得傍轉以終其課則事善矣平糴已有成制其未備者可就周足則穀積矣無爲匪他却功作之勤抑似益而損之利如斯而已則天下靜矣此三者旣舉雖未足以厚化然可以爲安有餘矣夫王者之利在生天地自然之財農是也所立爲指于此事誠有功益苟或妨農皆務所息此悉似益而損之謂也然今天下自有事所必須不得止已或用功甚少而所濟至重目下爲之雖少有廢而計終已大益農官有十百之利及有妨害在始似如未急終作大患宜逆加功以塞其漸如河汴將合沉萊苟善則役不可息諸如此類亦不得已已然事患緩急權計輕重自非近如此類準以爲率乃可與爲其餘皆務在靜息然能善算輕重權審其宜知可興可廢甚難了也自非上智遠才不幹此任夫創業之美勳在垂統使夫後世蒙賴以安其爲安也雖昏

猶明雖愚若智濟世功者是在善化之爲要在靜國至夫修飾官
署凡諸作役務爲恒一作恒傷過秦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陛下而
自能者也至于仰蒙前緒所憑日月者實在遺風繫人心餘烈匡
幼弱而今勅所不須以傷所憑鈞此二者何務孰急陛下少垂恩
迴慮詳擇所安則大理盡矣世之私議竊比陛下于孝文臣以爲
聖德隆殺將在乎後不在當今何則陛下龍飛鳳翔應期踐阼有
創業之勳矣掃滅彊吳奄征南海又有之矣以天子之貴而躬行
布衣之所難孝儉之德冠于百王又有之矣履宜無細動成軌度
又有之矣若善當身之政建藩屏之固使晉代久長後世仰瞻遺
跡校功考事實與湯武比隆何孝文足云臣之此言非臣下褒上
虛美常辭其事實然若所以資爲安之理或未盡善則恐良史書
勳不得遠盡弘美甚可惜也然不可使夫知政之士得參聖慮經

年少久終必有成願陛下少察臣言又論肉刑見刑法志詔答曰
得表陳封國之制宜如古典任刑齊法宜復肉刑及六州將士之
役居職之宜諸所陳聞具之知卿乃心爲國也勅靜數以聞元康
初從淮南王允入朝會誅楊駿頌屯衛殿中其夜詔以頌爲三公
尚書又上疏論律令事爲時論所美久之轉吏部尚書建九班之
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專朝仕者欲速
竟不施行及趙王倫之害張華也頌哭之甚慟聞華子得逃喜曰
茂先卿尚有種也倫黨張林聞之大怒憚頌持正而不能害也孫
秀等推崇倫功宜加九錫百僚莫敢異議頌獨曰昔漢之錫魏魏
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今宗廟又安雖嬖后被退勢臣受
誅周勃誅諸呂而尊孝文霍光廢昌邑而奉孝宣竝無九錫之命
違舊典而習權變非先王之制九錫之議請無所施張林積忿不

已以頌爲張華之黨將害之孫秀曰誅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誅
頌林乃止于是以頌爲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尋病卒使使者弔祭
賜錢二十萬朝服一具諡曰貞中書侍郎劉沉議頌當時少輩應
贈開府孫秀素恨之不聽頌無子養弟和子雍早卒更以雍弟詡
子馮爲適孫襲封永康元年詔以頌誅賈謚督攝衆事有功追封
梁鄒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頌弟彪字仲雅參安東軍事伐吳獲張
梯累官積弩將軍及武庫火彪建計斷屋得出諸寶器歷荊州刺
史次弟仲字世混歷黃門郎滎陽太守未之官卒初頌嫁女臨淮
陳矯嬌本劉氏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譏之
頌曰舜後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婚禮律不禁今與此同
義爲婚可也友方欲列上爲一作多陳憲所止故得不劾頌問明法掾
陳默蔡畿曰鄉里誰最屈二人俱云劉友屈頌作色呵之畿曰友
以私議冒犯明府爲非然鄉里公論稱屈友辟公府掾尚書郎
沙御史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
有文辭早孤與群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爲本國中正遜讓不行
後爲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
唯變所適九品始于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
檢防轉碎徵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爲驅動風俗爲弊已甚而至
于議改又以爲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錯
之使體例大通而無否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
國有定主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思臣無越境之交
上下體因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

革其弊斟酌周秦竝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
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
顛顛欣覩太平然承魏氏彫弊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
處郎吏蓄于軍府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
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明貢舉之法不濫於境外則冠帶之
倫將不分而自均卽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
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此一作三代所以直道而
行也以爲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
從事于其易故寄彙括于閭伍則邑屋皆爲有司若任非所由事
非所覈則雖竭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旣行
卽人思反本修之于鄉華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
尚書郎時太中大夫恬和表陳便宜稱漢孔光魏徐幹等議使王
公已下制奴婢限數及禁百姓賣田宅中書啓可屬王者爲條制
重奏曰先王之制士農工商有分不遷其業所以利用厚生各肆
其力也周官以土均之法經其土地井田之制而辨其五物九等
貢賦之序然後公私制定率土均齊自秦立阡陌建郡縣而斯制
已沒降及漢魏因循舊跡王法所峻者唯服物車器有貴賤之差
令不僭擬以亂尊卑耳至于奴婢私產則實皆未嘗曲爲之立限
也一作不曲八年已巳詔書申明律令諸士卒百工以上所服乘皆
不得違制若一縣一歲之中有違犯者三家洛陽縣十家已上官
長免如詔書之旨法制已嚴今如和所陳而稱光幹之議此皆衰
世踰後當時之患然漢盛之初不議其制光等作而不行非漏而
不及能而不用也蓋以諸侯之軌旣減而井田之制未復則王者
之法不得制人之私也人之田宅旣無定限則奴婢不宜偏制其

數懼徒爲之法實碎而難檢方今聖明垂制每尚簡易法禁已具
和表無施又司隸校尉石鑿奏鬱林太守介登役使所監求召還
尚書荀愷以爲遠郡非人情所樂奏登貶秩居官重駁曰臣聞立
法無制所以齊衆檢邪非必曲尋事情而理無所遺也故所滯者
寡而所濟者衆今如登郡比者多若聽其貶秩居官動爲準例懼
庸才負遠必有黷貨之累非所以肅清王化輯寧殊域也臣愚以
爲宜聽鑿所上先召登還且使體例有常不爲遠近異制詔從之
太熙初遷廷尉平駁廷尉奏邯鄲辭等文多不載再遷中書郎每
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
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群才畢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
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謀等爲祕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
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爲寒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
書奏原而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爲寒素者嘗
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爲列侯顯佩金紫先爲人間流通之
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
寒素之目重奏曰案如癸酉詔書廢讓宜崇浮競宜黜其有履謙
寒素靖恭求已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品繫資或失廉
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
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
園或克已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默語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異
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責非所謂擬人必于其倫之義
也誠當考之于邦黨之倫審之于任舉之主況爲中正親執銓衡
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學學不爲利行不要名絕跡窮山蘊韞一作
道藝外無希世之容內全遊逸之節行成名立指紳慕之委質受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侍中領中書
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嬰河南尹軼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
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
又刺史班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所求備但原
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
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爲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同爲吏部郎
時王戎爲尚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
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修舊史闕其行事于時
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百官志又上疏曰凡山林
避寵之上雖違世背時出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
也昔先帝患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朴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寧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士徵安南朱
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以病疾不至而朝野悅服
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
克壯耽道窮藪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栖者德足以
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爲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命時朝廷政
亂竟不能從出爲行討虜護軍平陽太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
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弟疑亡表去官
永康初趙王倫用爲相國左司馬以憂逼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
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斂之地詔于典客署營喪追贈散騎常侍謚
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咸和初卒

史臣曰子雅束髮登朝竭誠奉國廣陳封建深中機宜詳辨刑名
該覈政體雖文慚華婉而理歸切要遊目西京望賈誼而非遠眷

言東國顧郎顛而有餘逮元康之間賊臣專命舉朝戰慄苟避俎
醢頌以此時忠鯁不撓哭張公之非罪拒趙王之妄錫雖古遺直
何以尚茲至于緣其私議不平劉友異夫憎而知善舉不避讐者
歟李重言因革之理駁田產之制詞愜事當蓋疊疊可觀及銳志
留心隱逸濟沖期之識會豈虛也哉

贊曰劉頌剛直義形于詞自下摩上彼實有之李重清雅志迺無

公佳賢友帶言在茲懸戰兩所耶家之基
上竟不謂此也為言隱逸戰兩所耶家之基
未甘漁谷各山且以念宜垂望恩父其木對賊賊命和以
京世如首領蓮茨而爾海射尚貞餘復氣如外湖山會感以
迴不致遠武帝顛顛之言且志其然也言其執平此蓋李而志
中太康云平野以太子熱于婦中難言以燕燕不至而諱理
二人又以太子中熱于婦中難言以燕燕不至而諱理

晉書四十七

列傳第十七

傅玄

子咸

咸從父弟祇

傅玄字休奕北地泥陽人也祖燮漢漢陽太守父幹一作魏扶風

太守玄少孤貧博學善屬文解鍾律性剛勁亮直不能容人之短

郡上計吏再舉孝廉太尉辟皆不就州舉秀才除郎中與東海繆

施俱以時譽選入著作撰集魏書後叅安東衛軍軍事轉溫令再

遷弘農太守領典農校尉所居稱職數上書陳便宜多所匡正五

等建封鵜觚男武帝為晉王以玄為散騎常侍及受禪進爵為子

加駙馬都尉帝初即位廣納直言開不諱之路玄及散騎常侍皇

甫陶共掌諫職玄上疏曰臣聞先王之臨天下也明其大教掌其

義節道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上下相奉人懷義心亡秦蕩滅先

西川史圖
氏開府

王之制以法術相御而義心亡矣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遠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下聖德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開正直之路體夏禹之至儉綜殷周之典文臣詠歎而已將又奚言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詔報曰舉清遠有禮之臣者此尤今之要也乃使玄草詔進之玄復上疏曰臣聞舜舉五臣無爲而化用人得其要也天下羣司猥多不可不審得其人也不得其人一日則損不貲況積日乎典謨曰無曠庶官言職之不可久廢也諸有疾病滿白日不差官令去職優其禮秩而寵存之既差而後更用臣不廢職於朝國無曠官之累此王政之急也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已上子弟爲之

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各隨其才優劣而授用之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無有一人游手分數之法周備如此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遊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祿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爲亟定其制通計而天下若干人爲士足以副在官之吏若干人爲農三年足有一年之儲若干人爲工足其器用若干人爲商賈足以通貨而已尊儒尚學貴農賤商此皆事業之要務也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流後世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濱昔者聖帝明

王賢佐俊士皆當從事於農矣王人賜官冗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緣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眾而拜賜不在職者又多加以服役爲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祿者參倍於前使冗散之官農而收其租稅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夫家足食爲子則孝爲父則慈爲兄則友爲弟則悌天下足食則仁義之教可不令而行也爲政之要計人而置官分人而授事士農工商之分不可斯須廢也若未能精其防制計天下文武之官足爲副貳者使學其餘皆歸之於農若自工商賈有長者亦皆歸之於農務農若此何有不贍乎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爲九年之後乃有遷敘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愼終之化居不見久則競爲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夫儒學者王教之首也尊其道貴其業重其選猶恐化之不崇忽而不以爲急臣懼日有陵遲而不覺也仲尼有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然則尊其道者非惟尊其書而已尊其人之謂也貴其業者不妄教非其人也重其選者不妄用非其人也若此而學校之綱舉矣書奏帝下詔曰二常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主者率以常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耶二常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不可便令作之然後主者入坐廣其研精凡關言於人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若不能虚心聽納自古忠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歎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距庶幾得以發蒙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誤言語有失得皆當曠然恕之古人猶不拒誹謗況皆善意在可採錄乎近者孔勣蔡母蘇皆按以輕慢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無諱言之

忌也俄遷侍中初玄進皇甫陶及入而抵玄以事與陶爭言諠譁
爲有司所奏二人竟坐免官泰始四年以爲御史中丞時頗有水
旱之災玄復上疏曰臣聞聖帝明王受命天時未必無災是以堯
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惟能濟之以人事耳故洪水滔天而
免沉溺野無生草而不困匱伏惟陛下聖德欽明時小水旱人未
大饑下祇畏之詔求極意之言同禹湯之罪已侔周文之夕惕臣
伏懼喜上便宜五事其一曰耕夫務多種而耕曠不熟徒喪功力
而無收又舊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與官
中分施行來久衆心安之今一朝減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得二
分持私牛及無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人失其所必不懽樂臣
愚以爲宜佃兵持官牛者與四分持私牛與官中分則天下兵作
懽然悅樂愛惜成穀無有損棄之憂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
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
數臣愚以爲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其
三曰以魏初未畱意於水事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爲四部并本凡
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與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
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徧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轉爲
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可分爲五部使各精其方宜其四曰古以
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所覺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
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數十斛自
頃以來日增田頃畝之課而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已
還或不足以償種非與曩時異天地橫遇災害也其病正在於務
多頃畝而功不修耳竊見河堤謁者石恢甚精練水事及田事知
其利害乞中書名恢委曲問其得失必有所補益其五曰臣以爲

胡夷獸心不與華同鮮卑最甚本鄧艾苟欲取一時之利不慮後患使鮮卑數萬散居人間此必爲害之勢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於西方今烈往諸胡雖已無惡必且消彌然獸心難保不必其可久安也若後有動釁烈計能制之惟恐胡虜適困於討擊便能東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爲降可動復動此二郡非烈所制則惡胡東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復爲患無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於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樂徙民重其復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漸以實邊詳議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屬秦州令烈得專御邊之宜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御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五年遷太僕時北年不登羌胡擾邊詔公卿會議玄應對所問陳事切直雖不盡施行而常見優容轉司隸校尉獻皇后崩於弘訓宮設喪位舊制司隸於端門外坐在諸卿上絕席其入殿按本品秩在諸卿下以次坐不絕席而謁者以弘訓宮爲殿內制玄位在卿下玄恚怒厲聲色而責謁者謁者妄稱尚書所處玄對百僚而罵尚書以下御史中丞庾純奏玄不敬玄又自表不以實坐免官然玄天性峻急不能有所容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尋卒於家時年六十二諡曰剛玄少時避難於河內專心誦學後雖顯貴而著述不廢撰論經國九流及三史故事評斷得失各爲區例名爲傳子爲內外中篇凡有四部六錄合百四十首數十萬言并文集百餘卷行於世玄初作內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沉沉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重儒教足以寒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每開卷

未嘗不歎息也不見賈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其後追封清
泉侯子咸嗣示同空王武咸字長虞剛簡有大節風格峻整識性明悟疾惡如仇推賢樂善
常慕季文子仲山甫之志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穎
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咸寧初襲父爵拜太
子洗馬累遷尚書右丞出爲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
自表解職三旬之間遷司徒左長史時帝畱心政事詔訪朝臣政
之損益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修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
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
元以暨于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
菜色者誠由官眾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
頑疎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爲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慙
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
分爲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戶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
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
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
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爲當今之
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咸在位多所執
正豫州大中正夏侯俊上言魯國小中正司空司馬孔毓四移病
所不能接賓求以尚書郎曹馥代毓旬日復上毓爲中正司徒三
却俊故據正咸以俊與奪惟意乃奏免俊大中正司徒魏舒俊之
姻屬屢却不署咸據正甚苦舒終不從咸遂獨上舒奏咸激訕不
直詔轉咸爲車騎司馬咸以世俗奢侈又上書曰臣以爲穀帛難
生而用之不節無緣不匱故先王之化天下食肉衣帛皆有其制

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堯有茅茨今之百姓競豐其屋古者臣無玉食今之賈豎皆厭梁肉古者后妃乃有殊節今之婢妾被服綾羅古者大夫乃不徒行今之賤隸乘輕驅肥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時之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昔毛玠爲吏部尚書時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帝歎曰孤之法不如毛尚書令使諸部用心各如毛玠風俗之移在不難矣又議移縣獄於郡及二社應立朝廷從之遷尚書左丞惠帝卽位楊駿輔政咸言於駿曰事與世變禮隨時宜諒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彌薄權不可假故雖斬焉在疚而躬覽萬機也逮至漢文以天下體大服重難久遂制旣葬而除世祖武皇帝雖大率烝烝亦從時釋服制心喪三年至於萬機之事則有不遑今聖上欲委政於公諒闇自居此雖謙讓之心而天下未以爲善天下未以爲善者以億兆顛顛戴仰宸極聽於冢宰懼天光有蔽人心旣已若此而明公處之固未爲易也竊謂山陵之事旣畢明公當思隆替之宜周公聖人猶不免謗以此推之周公之任旣未易而處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得意忘言言未易盡苟明公有以察其恠欵言豈在多時司隸苟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乃造駿咸因奏曰死喪之戚兄弟孔懷同堂亡隕方在信宿聖恩矜憫聽使臨喪詔未下而便以行造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帝以駿管朝政有詔不問駿甚憚之咸復與駿箋諷切之駿意稍折漸以不平由是欲出爲京兆弘農太守駿甥李斌說駿不宜斥出正人乃止駿弟濟素與咸善與咸書曰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

作癡復爲快耳左丞摠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威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充欲以充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慳慳爲忠益而當見疾乎居無何駿誅咸轉爲太子中庶子遷御史中丞時太宰汝南王亮輔政咸致書曰咸以爲太甲成王年在蒙幼故有伊周之事聖人且猶不免疑況臣旣不聖王非孺子而可以行伊周之事乎上在諒闇聽於冢宰而楊駿無狀便作伊周自爲居天下之安所以至死其罪旣不可勝亦是殿下所見駿之見討發自天聰孟觀李肇與知密旨耳至於論功當歸美於上觀等已數千戶縣侯聖上以駿死莫不欣悅故論功寧厚以敘一作其歡心此羣臣所宜以

實裁量而遂扇動東安封王孟季郡公餘侯伯子男旣妄有加復又三等超遷此之勳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封賞未有若此者也無功而厚賞莫不樂國有禍禍起當復有大功也人而樂禍其可極乎作此者皆由東安公謂殿下至止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所怒乎衆之所怒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莫不失望咸之愚冗不惟失望而已竊以爲憂又討駿之時殿下在外實所不綜今欲委重故令殿下論功論功之事實未易可處莫若坐觀得失有居正之事宜也咸復以亮輔政專權又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誼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謂宜靜默願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四造詣及經過尊門冠蓋車馬填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彌息又夏侯長容奉使爲先帝請命祈禱無感先帝崩背宜自咎責而自弋請命之勞而公

以爲少府私竊之論云長容則公之姻故至於此一犬吠形羣犬
吠聲懼於羣吠遂至巨一作聽也咸之爲人不能面從而後言
嘗觸楊駿幾爲身禍況於殿下而當有惜往從駕殿下見語卿不
識韓非逆鱗之言耶而歛摩天子逆鱗自知所陳誠頡頏觸猛獸
之鬚耳所以敢言庶殿下當識其不勝區區前摩天子逆鱗欲以
盡忠今觸猛獸之鬚非欲爲惡必將以此見怒亮不納長容者夏
侯駿也會景寅詔羣僚舉郡縣之職以補內官咸復上書曰臣咸
以爲夫興化之要在於官人才非一流職有不同譬諸林木洪纖
枉直各有攸施故明揚逮于仄陋疇咨無拘內外之任出處隨宜
中間選用惟內是隆外舉旣頽復多節日競內薄外遂成風俗此
弊誠宜亟革之當內外通塞無所偏耳旣使通塞無偏若選用不
平有以深責責之苟深無憂不平也且膠柱不可以調瑟況乎官
人而可以限乎伏思所限者以防選用不能出人不能出人當
事而制無須限法法之有限其於致遠無乃泥乎或謂不制其法
以何爲貴臣聞刑懲小人義責君子君子之責在心不在限也正
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
如此非徒御之以限法之所致乃委任之由也委任之懼甚於限
法是法之失非已之尤尤不在已責之無懼所謂齊之以刑人免
而無恥者也苟委任之一則慮罪之及二則懼致怨謗已快則朝
野稱詠不善則衆惡見歸此之戰戰孰與倚限法以苟免乎咸再
爲本郡中正遭繼母憂去官頃之起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
後固辭不聽勅使者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
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乃使於官舍設靈坐咸又上表
曰臣旣駑弱不勝重任加在哀疚假息日闕陛下過意授非所堪

披露丹款歸窮上聞謬詔既往終然無改臣雖不能滅身以全禮
教義無覲然虛忝隆寵前受嚴詔視事之日私心自誓隕越爲報
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切勅都官以此爲先而經彌日月未有所
得斯由陛下有以獎厲慮於愚戇將必死繫故自掩檢以避其鋒
耳在職有日既無赫然之舉又不應弦垂翅人誰復憚故光祿大
夫劉毅爲司隸聲震內外遠近清肅非徒毅有王臣匪躬之節亦
由所奏見從威風得伸也詔曰但當思必應繩中理威風日伸何
獨劉毅時朝廷寬弛豪右放恣交私請託朝野溷淆咸奏免河南
尹澹左將軍倩廷尉高光兼河南尹何攀等京都肅然貴戚懾伏
咸以聖人久於其道天下化成是以唐虞三載考績九年黜陟其
在周禮三年大比孔子亦云三年有成而中間以來長吏到官未
幾便遷百姓困於無定吏卒疲於送迎時僕射王戎兼吏部咸奏
戎備位台輔兼掌選舉不能謐靜風俗以凝庶績至今人心傾動
開張浮競中郎李重李義不相匡正請免戎等官詔曰政道之本
誠宜久於其職咸奏是也戎職在論道吾所崇委其解禁止御史
中丞解結以咸劾戎爲違典制越局侵官于非其分奏免咸官詔
亦不許咸上事以爲按令御史中丞督司百僚皇太子以下其在
行馬內有違法惡者皆彈糾之雖在行馬外而監司不糾亦得奏
之如今之文行馬之內有違法憲謂禁防之事耳宮內禁防外司
不得而行故專施中丞今道路橋梁不修鬪訟屠沽不絕如此之
比中丞推責州坐卽今所謂行馬內語施于禁防旣云中丞督司
百僚矣何復說行馬之內乎旣云百僚而不得復說行馬之內者
內外衆官謂之百僚則通內外矣司隸所以不復說行馬內外者
禁防之事已於中丞說之故也中丞司隸俱糾皇太子以下則共

對司內外矣不爲中丞專司內百僚司隸專司外百僚自有中丞
司隸以來更互奏內外衆官惟所糾得無內外之限也而結一旦
橫挫臣臣前所以不羅縷者與因結奏得從私願也今既所願不
從而勅云但爲過耳非所不及也以此見原臣忝司直之任宜當
正已率人若其有過不敢受原是以申陳其愚司隸與中丞俱共
糾皇太子以下則從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也得糾皇太子而不
得糾尚書臣之闕塞既所未譬皇太子爲在行馬之內邪皇太子
在行馬之內而得糾之尚書在行馬之內而不得糾無有此理此
理灼然而結以此挫臣臣可無恨耳其於觀聽無乃有怪邪臣識
石公前在殿上脫衣爲司隸荀愷所奏先帝不以爲非于時莫謂
侵官今臣裁糾尚書而常有罪乎咸累自上稱引故事條理灼然
朝廷無以易之吳郡顧榮常與親故書曰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

果劾按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也元康四年卒官時年五十六
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有三子敷晞
纂長子敷嗣

敷字穎根清靜有道素解屬文除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太傅參軍
皆不起永嘉之亂避地會稽元帝引爲鎮東從事中郎素有羸疾
頻見敦喻辭不獲免輿病到職數月卒時年四十六晞亦有才思
爲上虞令甚有政績卒於司徒西曹屬

祇字子莊父嘏魏太常祇性至孝早知名以才識明練稱武帝始
建東宮起家太子舍人累遷散騎黃門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
戶母憂去職及葬母詔給太常五等吉凶導從其後諸卿夫人葬
給導從自此始也服終爲滎陽太守自魏黃初大水之後河濟汎
溢鄧艾常著濟河論開石門而通之至是復浸壞祇乃造沉菜一作

萊堰至今竟豫無水患百姓爲立碑頌焉尋表兼廷尉遷常侍左
軍將軍及帝崩梓宮在殯而太傅楊駿輔政欲悅衆心議普進封
爵祇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入爲侍中
時將誅駿而駿不之知祇侍駿坐而雲龍門閉內外不通祇請與
尚書武茂聽國家消息揖而下階茂猶坐祇顧曰君非天子臣邪
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旣伏誅裴楷
息瓚駿之胥也爲亂兵所害尚書左僕射荀愷與楷不平因奏楷
是駿親收付廷尉祇證楷無罪有詔赦之時又收駿官屬祇復啓
曰昔魯芝爲曹爽司馬斬關出赴爽宣帝義之尚遷青州刺史駿
之僚佐不可加罰詔又赦之祇多所維正皆如此除河南尹未拜
遷司隸校尉以討楊駿勳當封郡公八千戶固讓減半降封靈川
縣公千八百戶餘二千二百戶封少子暢爲武鄉亭侯又以本封

賜兄子雋爲東明亭侯楚王瑋之矯詔也祇以聞奏稽雷免官基
年遷光祿勳復以公事免氏人齊萬年舉兵反以祇爲行安西軍
司加常侍率安西將軍夏侯駿討平之遷衛尉以風疾遜位就拜
常侍食卿祿秩賜錢及牀帳等尋加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及趙王
倫輔政以爲中書監常侍如故以鎮衆心祇辭之以疾倫遣御史
與祇就職王戎陳準等相與言曰傅公在事吾屬無憂矣其爲物
所倚信如此倫篡又爲右光祿開府加侍中惠帝還宮祇以經受
僞職請退不許初倫之篡也孫秀與義陽王威等十餘人預撰儀
式禪文及倫敗齊王冏收侍中劉逵常侍騶捷杜育黃門郎陸機
右丞周導王尊等付廷尉以禪文出中書復議處祇罪會赦得原
後以禪文草本非祇所撰於是詔復光祿大夫子宣尚弘農公主
尋遷太子少傅上章遜位還第及成都王穎爲太傅復以祇爲少

傅加侍中懷帝卽位遷光祿大夫侍中未拜加右僕射中書監時
太傅東海王越輔政祇旣居端右每宣君臣謙光之道由此上下
雍穆祇明達國體朝廷制度多所經綜歷左光祿開府行太子太
傅侍中如故疾篤遜位不許遷司徒以足疾詔版輿上殿不拜大
將軍荀晞表請遷都使祇出詣河陰修理舟楫爲水行之備及洛
陽陷沒遂共建行臺推祇爲盟主以司徒持節大都督諸軍事傳
檄四方遣子宣將公主與尚書令和郁赴告方伯徵義兵祇自屯
盟津小城宣弟暢行河陰令以待宣祇以暴疾薨時年六十九祇
自以義誠不終力疾手筆勅厲其二子宣暢辭旨深切覽者莫不
感激慷慨祇著文章駁論十餘萬言

宣字世弘年六歲喪繼母哭泣如成人中表異之及長好學趙王
倫以爲相國掾尚書郎太子中舍人遷司徒西曹掾去職累遷爲

秘書丞驃騎從事中郎惠帝至自長安以宣爲左丞不就遷黃門
郎懷帝卽位轉吏部郎又爲御史中丞卒年四十九無子以暢子
沖爲嗣

暢字世道年五歲父友見而戲之解暢衣取其金環與侍者暢不
之惜以此賞之年未弱冠甚有重名以選入侍講東宮爲秘書丞
尋沒於石勒勒以爲大將軍右司馬諳識朝儀恒居機密勒甚重
之作晉諸公敘讚二十二卷又爲公卿故事九卷咸和五年卒子
詠過江爲交州刺史太子右率

史臣曰武帝覽觀四方平章百姓永言啓沃任切爭臣傅玄體疆
直之姿懷匪躬之操抗辭正色補闕弼違諤諤當朝不忝其職者
矣及乎位居三獨彈擊是司遂能使臺閣生風貴戚斂手雖前代
鮑葛何以加之然而惟此褊心乏弘雅之度驟聞競爽爲物議所

